

虞德園先生集卷之三

序

天台山方外志序

職方氏曰余守方內名嶽蓋有天台山焉上應秦符

下禋星鳥黃潤爲德青祇建元金土聚斗而陵衍沉

太乙升堦而爵祿降宛啟躔次正襲紘維矣是以閭

闔詠其克遜里俗識以始豐花縣松關七篇之論美

棠陰琪木五字之歌歡若乃賈直舒文屈忠江孝唐

典秀而章俊天姥鬱其生楨超超往田攘攘倚市域

壠務山館

卷三

一

中多戀典公憐之使吾有力負之而趨趨不踰矩矩

周其山也然而元聖忘山忘道遊化於茲闡土泯色

泯空唱導於此福庭隱岳斯以稱焉恒河旣覩琉璃

皇基詎非佛國由夫纓絡自纏鳧鳥束綦曉客黃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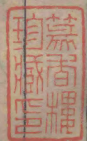
安知葦表算米鹽於塵帘修延旒於賁墉誰決愚籠

必逢智印有大導師燈公者天宮蜚譽婺宿開祥枚

引百松葉榮雙樹光幢繼日寺翳景而高明德瓶注

雲溪伏流而幽隱衆仰足行經藏人呼皮裏法華太

末道實愈方袍之平叔勝果淨梵兼鑰鉢之言公遠



得智者膏腴近住神仙窟宅代典才子矢結金蘭國
學儒英請揮玉塵楚鴻寶中之寶善逝天中之天雖
三觀之內融會一時之外學雲雨慈味笙簧道聲在
山言山山是新伊中點知幻離幻幻成志外別傳萃
五界於貫華總八峯於一軸分章二十十法以之成
乘取策二二三教因之合轍每馳神而運思復遠寄
以冥搜拓邑志之廣輪設圖經之彩繪正名軒牒溯
源逢池語本則山王之印文生採勝則妙德之冠影
涉行滿飛錫處處仁祠道岸披圖人人賢位禪波合

壠務山館

卷三

二

派於星海祖堂大裕於台垣陵再來而孔釋併韶應
化而宗教一載培桐栢引配苾芻右彌左玄金庭是
集僊之都會歡溪察嶺玉京假天隱以衡門王侯屹
峙金湯羽飛儼陳甲冑衛我教也綸音表而摩霄成
汝名也金聲流而擲地人非昔而蹟在神不滅而塔
懸以至西陽之諾臯爰及庚除之唐述齊諧蒼志慧
皎異科太陽之草長生菩提之樹攝念莫不花生筠
管藜燦藤箋執珠盤於枕壇傾銀河於口海吐玄亭
之白鳳禦福三台驅相宅之青烏恥名一行若陳吳

若宋謝空揭霞標若邕綽若理中虛張帆彩遙連越
乘內折魯儒家有譜而野有謀近者知而遠者曉記
載以來此爲大方矣爾其毋越牧俎罔侵予官語必
烟霞人惟山世固已蕤麟香而屏穢操犀導以辟埃
然虎落時開鹿柴不守笑司馬過橋之悔嗤阮客還
家之悲漫云束足洗腸聊復招手饒舌亦以霍林神
訓綴萬糾於珂毫龍樹靈文洞千璣於珍網示一家
性具之旨超孫生妙有之談斯則赤縣赤城並落硯
池之蟻罟天堦天柱同舍毛穎之兔塵巖岫徹於市

壠務山館

卷三

三

朝在外無外廬廬通于寺觀卽方離方瑤丘掩丹丘
之房應真入養真之境瓊臺方廣英玄青而象移芝
草娑羅正倫澁而味變孤竹竟貪九州僕射南嶽須
成五通仙人黃門一開惠虛偏行乎中道玉局三降
寶瓊忍折乎幔幢陰巖之石能回國清之灶可破是
爲塵塵三昧字字真如六合版圖咸收冊府五車經
史盡入石渠矣何妨名越岑爲佛隴名呂山爲東蒼
又何妨指一山爲天台指一寺爲國清如最澄之歸
日本若寧賁之適會稽耶嗟乎太虛寥廓真智靡涯

職方於此索途燈公於此遺照叙固非我志亦非他
率藏遮外而納安明於芥舟靈囿毀方而入玄真於
珠口太史之圭奚測司空之度應捐權示桑欽括水
泉於湘帙幻同伯禹攝山海於金經末裔由此衣傳
傾都爲之紙貴矣

相國寺紀畧序

代作

世人直逆旅也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囿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逆旅之寓也是故聖人鷄居而蜃視中庸
民不達則以堂皇輪題爲心膂於是焉九垓之中蹊

壘務山館

卷三

四

徑綿絡井區明晰而世界生矣曰是我居也則有界
我居也我之苗裔仍而居之則有世此曇氏之所呵
而曇氏亦奚有乎心渠子曰我相國紀畧我持之相
視而笑也廣漠之野有人焉以無極爲屋極繫莽渺
之鳥于天樊而侗乎其無思心渠子此非至人哉子
曰公第知無極之無門無皇也公儒者豈不知陰陽
之自無極孕乎孕陰孕陽而數生焉吾語公數相國
之初興也慧雲師得石識焉於鄭景之苑其再興也
東明師得石識於楊斌之苑若或啟之唐睿宗斬立

也而卽立改建爲相曰是能助我宋高宗靳興也而卽興改院爲寺曰是能惠我若或佑之王採訪議毀諸刹雲師致佛光則諸刹存屠儒宗議毀諸祠我出宋志諸祠存者半卽兩公者幸哀憐恩有自然天龍鬼神又若或呵護之此三者豈不異數哉非無極誰其孕之知數則無我無我則無着無着矣又何世界之必逃也夙乎心渠子之言啟之者人無私也佑之者國有藉也護之者盡寶坊乎芘也而又要於無着則信以逆旅觀身以逆旅之寓觀所居條條然安所

非廣漠之野而病逍遙哉雖然古有蓬麻之喻沙泥之譚爲易染也天下皆曇氏五常數矣故子韓子欲廬其居嗟乎子韓子獨不虞闐闐市肆之染人利歌樓舞館之染人色雕薨曲房之染人侈而獨虞此空無所染者何說哉且也其稱名也有當於國與所云報國護國安國類皆忠也且也其爲人也無棄於親慧雲東明之行賢士大夫列之皆孝也忠孝備上德也是故多異數明於數而進之是故多異人夫異人異數洪司寇論之詳矣惜無垢碑祝融收去倘其如

我所稱鶉居而蜃視者則在心渠子

南屏淨慈寺志序

予出山十年而歸卜居李菱竹林讀書希夷道堂而封樹之望冀王華津者將營洞室以老皆不出應真袈裟地外時時杖藜往來排赤欄而坐紺殿猶之人蟲浴鉢何知覺帝國中象龍義虎牛車馬負之數而紀乘之甲午衝雪聽圓覺於此法師宏傳語曰一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然則此清淨慈門者盡不可說不可說之世界而攝焉華藏不足載海墨不給書也

壙務山館

卷三

六

而寺之僧壑者屬予書且書國中不思議人何容易哉壑意以毫容刹而塵轉輪吾國之攝淨攝穢包東西兩國而持之者方丈外數頃伽藍耳東世尊隱於潛西世尊隱於壽吾從之與五百尊者隱於苾芻之小草漚出漚沒以行漚和採漚花一瓣而拈焉而千秋傳若貝葉誦若貫華矣子任之而可辭以病未能也夫二豎主吾丹扃求所以經營二世尊之業者無寸土焉以讓景升壑則飛一錫千里而黃山問丹鉛於棘人不得絕糧束腹廢然反以治白門百里之行

且問丹鉛於蘭省於花塲卽葵顯西遊勇弗若也憐
而問壑師有儲乎曰吾求之輪藏而得六吾儲之吾
求之市肆而得一吾儲之吾求之鄴架而得三吾儲
之吾徧求之竹書而旣得十矣吾儲之以待諸君子
之採矣殆猶之五百商主環大瀛以採大寶歷奧窮
島登礁涉若遠至於虞淵而深至於蛟窟卑至於苦
嶼而尊至於貝闕無不採也無不儲也吾力單才盡
目枯足繭以待吾佛之董狐子任之而可辭以病未
能也幸藉二尊驅二豎營一寸之田而傳五百尊者

壙務山館

卷三

七

之徒餘以讓孔肩美子印持忍公諸君子矣於是諸
君子望儲而喜或任左史記出世之事融世事而歸
無事或任右史記出世之言契世言而歸無言曰形
勝曰建置曰檀護曰著述曰僧制曰靈異合余法胤
以成七則以比七珍而秩然燦然於舊志已增十七
壑將颯梨燒竹皮之殿隅與其所建永明浮屠傳之
三祇證之千聖矣私語余諸君子以一年一月中造
此一毫一塵中業而壑十年之儲四大之蘊空空無
物山中景景中人人中意付七衆惟所叅悟畢吾事

成吾願也敢問二世尊裂娑婆安養而宅卽分河割地不若是之截然異而奚以隨地祇同踊於此如嵩師言子於稱理稱量之外有說歟曰斯之謂事相也邦交之類也師惟多文多儲而如游如夏邑侯以邑乘任焉是師之東踊矣而今以寺志任吾一二兄弟之儒行者不乃使吾之西踊也乎不乃同踊而居泉亭之一漚孔釋連襪乎師交於我我交於師不乃若西尊之東馳而花輪雨集東尊之西驚而花裊日供者乎師崇珠塔以駐西尊西尊且復構蓮宮而迎師壠務山館

卷三

八

師之門淨侶清衆行接踵於珍域吾乘不勝書書不盡解是之謂芥珀相引鐘鐸相召事相爾爾無足增其疑城矣雖然吾病未能正對試以問之住山僉曰門前一湖水吾祖師垂語也是明聖湖無量光當其明而釋迦文當其聖地霧人傑比肩以應瑞何疑焉壑公聞听然而笑曰無輕釋斯語留以付三阿祇劫之實叅實悟者無辱吾志

錢塘縣志序

錢塘名邑始見羸史蓋源三池委三漸其義坦然泉

途云繇烏目龍巖蜿蜒而來揚髻千官石次吳越以
受龍冊而翔鳳林苞文騫舞歛翮鳳山五寺之基爰
奠宋鼎衍鳳曆於斯焉時爲四王七帝之都然卒無
有擬三輔黃圖者其蹟僅散見二十家志郡而及斯
邑者潛公說友之外又四三家獨周氏舊事孫氏文
獻田氏遊覽偏紀其槩而已是名邑二千餘年未始
有專志也新淦聶侯視邑五載聲績凌出向志所紀
黃葉鄜余諸令上僉謂侯大興水利宜成河渠書顧
嫌于伐不果成出製錦緒工成斯專志罷諸家之製

焉雖時取周潛夫田學使陳方伯諸書徵文學掌故
輯比其議乃自用輿篋囿窮中物猶家之督手籍生
產蓋藏禾幾阡食幾指矣宰之神明棟通明聖通其
所降之神生而肖侯譽之匪僻復通其所主之神治
而肖侯頌之匪諛政爾何煩外咨耶語以其謙亦或
綴景陽之尺寸乞彭澤之一絲兩絲於纓綉衽褐緇
黃者流至積緝爲升積升爲緘積緘爲紀紀至於九
恍趙繡列國之圖則咸出自機杼曾不使一人學吾
製矣二千餘年錦城宛然重見五代衣樹之色焜耀

玄黃萬象一新娘煨乎綦盛矣哉當此之時交稱左
馬桑鄴良史罕儔而不佞妄以虞初齊諧攘臂其間
天銖竺瓊續成十紀譬之九章鶉喬五色無當宜尼
所以惡紫也懸諸國門有請損之者夫一統志自文
莊大儒寶慶重慶柳州惠州人物仙釋等而楚雄黎
州有仙釋無人物不嫌也谷傳萬籟湖涵萬星搏之
皆空示民毋搏空意不在萬安用損且龍門令不乃
有滑稽傳乎是故侯採蠹支列蝶之文魚膏不加浣
焉第以四王七帝之畿甸偏安逸豫樹標民服至今
壠務山館 卷三
一
染於夢華典翟之悲如其筮損則損文而質損奢而
儉將明光素錦侯建之標衆安往耶 聖天子包六
合軼百王罷採金之使塞烏日之寶備安者土入逸
豫者意消清明在躬神降申甫安知無忠肅其人損
之又損爲齊民率於是永奠皇輿金甌無缺一統之
志成於一邑斯又惟侯之初製助其經綸者矣故虬
龍鳳凰施繪旂常循兩乳而至目命之曰明光太微
浮玉之素所由返也茲乘其猶四馬然負之而趨哉

管夷吾書載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蓋靡不宗五嶽云自無懷氏以下登封者七十餘君意廼不在遊獨平子向平所思所期語涉遊覽冀選勝而娛焉然未覩圖紀也近世有岱史岱宗記五岳記遊名山記而王恒叔太僕有遊岳圖文附以異蹟質之輿乘桑酈諸家言一日臥遊未能周五嶽矣况復騁亥步莊運專勝遊婚嫁之後哉乃今從楊生爾曾受施存縮地方寸畧五遊一何幸也子輿氏有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繇斯以譚昊旻所覆吐符降神如崑崙廣壙務山館

逸北曰登僧南曰丹靈峙東曰圓常龍西曰浩鬱狩
而將軍之主勝者並著姓名龍魚河圖可徵矣瞑焉
瞽焉神與神遊景光內映靈扃運寸嶽容繪呈斯芥
納須彌之喻勝不待選而集殆小天下之方非耶受
斯方也者卽倒絳囊投真形圖安問楮素第混混野
馬間京塵市塵醉鄉溫柔之鄉移塞虛白曾不若披
圖採勝問程楊生之足浣黃埃滌緇氛矣余亦混混
者車生耳蓬生心卽閩中五嶽不窺比仲舒之園恃
胸中向無五岳申甫百靈寧遐遺我倏入此帙類陳
壻務山館

卷三

十一

季卿之入寰瀛圖將楊生爲終南叟葉舟導我耳併
覆下詎少我輩人作遊侶不寂寂也

陳氏家譜序

臨川陳夫子之守虞衡也屬其弟子虞生曰辨九州
之男女使無華離惟職方氏帝宅予於二男五女之
國庸劬媯胡以望天下子職之矣語窮而家牒見其
地二姚陳留始徙盱縣載徙郭堆作鎮荷溪是形方
之守也其人聖則重華賢則仲弓大宗則廿九君小
宗則文卿君親親則自仁之義因父知母貴貴則

天子曰子大夫六人光於四朝龍綸燁煌者矣是二
五之數也其牒德遠公草創之德明公申綴之弱弟
某脩飾潤色之而小子其爲予識之熙也旣得聞此
言也於夫子安敢隳職以辱大命爰序諸牒序曰撫
盖有文安兄弟之學云所標指宇宙控象外而無域
也有虞氏之苗裔爲穰爲威爲法爲占姓幽不足紀
紀其最者無如陳氏矣然繇公孫軒轅而上溯於三
靈則秦皇涿光猶之玄仍也赤縣一閩黔首一乳五
音一姓萬竅一聲憬然於斯惟文安乎陳太公者夫

子之先子也往爲熙言其家九江焉九江治中國帝
王之牒卽十日六鰲牛首蛇身亡不以爲實然於是
史臣起與之絕席曰九江志怪也夫夫九江非志怪
也形形釋而不死神神映而不蔽鍊石引蕭浸假而
生二儀解弢立治浸假而化兆物心宇也宇心也心
宙也宙心也吾不知其祖也孫也奚迎奚隨奚朔奚
晦也憬然於斯惟九江獨也假令九江在治其家之
牒尚曰姚陳盱汝町畦以相守乎尚曰率祖繼禰毛
隨之勿伐乎不私自私其宇不自延其宙一民露處忍

志堂構一士鶉結忍志纓弁一戶流離忍志收族一夫侗昧忍志英賢而况沾沾矜其高華謂世牒盡莫已若哉此九江之志吾夫子之所繼也熙願繼夫子之志以不失無華離之職故縱言及於此夫子曰臨川許宗之牒虞道園氏識焉文以行遠也今而德園氏之文庶幾行遠者歟對曰熙也何敢望虞子在茲文在茲矣夫心者行遠而不朽者也

忠節錄序

友人徐子出先巨翁錄使序之余讀焉爲蘇蘇隕涕

壘務山館

卷三

十四

焉嗚呼炎運告殂羶風南襲胡鷄突於廣宮墮綬塵於毳幕胥濤猶壯岳井未湮何渠無一二懷沙自沉之士以英潔表中原哉而掉狐尾入犬羊之羣嗥嗥北去若組繫然人心固盡死耶巨翁獨一文學帥其子女委身於火不死於水死之身死心乃故不死以能圍翰內華構建天宇洗濯腥穢開張人綱今吾猶及逢之矣夫忠孝何心不死之心也賊臣賊子載其行屍幾一息不絕以遊於世其爲鬼魅魍魎豈待誅夷之日而苟稱不死所不死者溘然長逝闕滅於姦

逆之水火而莫之知避不亦岐伯氏所謂大惑疾者耶巨翁矢焚溺其身極萬世姦逆之夫於水於火無論不死庶幾上藥靈劑帝以爲司命者而世謬謂輕死若夷齊固輕死也耶嗚呼食人之食者死人之難吾有月餼子若女食焉皆果然以飽烈烈寒泉潰吾腹視之吾何慚哉身之弗惜而髮膚所寄令各殲盡無留血屬終元之世有徐氏子孫非巨翁志矣如是乃真能不死以生天下之死人故天彘騰贊巨翁之神儀在也良史列傳巨翁之行履在也我 聖祖驅

胡蕩兕而一時諸公題疏摘文闢其挺道扇其芳風是巨翁復讐之資不死之地在也而後乃今其遺子孫恐死元天延殘枝以供采蘋之役者莫不皎皎巖巖象琦崧之節則天之所以食巨翁而巨翁寧顧問哉嗚呼宋鹿窮奔妖獨前逼翠華凋委於絕島金紫汨沒於洪溟浮屍十萬天地無色諸臣有靈相與痛抱瓶之先識慨赴甕之早鑿素車方來對泣井床之畔華津聚景尚有人乎徐鬼食而趙鬼餒會我曾孫黯然銷魂矣徐子修是錄也者能爲宋史一出石渠

天祿間固以報巨翁也

家禮儀節序

代作

夫禮始於太乙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齊之爲言一也一道德而齊禮以叶一尚曰黎民咸二哉

武宗垂典期會於一皇上所稱較若畫一其斯之謂矣儀禮自姬公家禮自文公姬公從朔於至德龍子之國至今有儀而文公之提舉東浙將亦有儀訓焉然予治鄧歷臬未覩其一也諭州恰纒取數多於東昏之四種陶匏不登庖代贊矣百兩浮淫三周之

壠務山館

卷三

十六

輪枳矣棘人虛廬茅馬塞途掩骼愆令焦尾典謔上寶亞寶蕪而資冥野仲游光匹於家祐矣斯浙之行四禮奢耶儉耶一而齊之可無節耶往余稽先後會典文公家禮以四禮示四明比之蒞官斯土而頌文諭行禮輯刻陳裨道之禮書者奚恥鰥在故有典之家取便瀛箱無稽之家懸其測蠡四明曰明四禮明於四目蓋一付梓而免伐檀之誚也如字蟬梨朽迨今日何四履旣拓一視罔渝方且流行六諭速於置郵脩同軌同倫之教弼以所提之刑克一克齊猶

之不貳事不移官也惟茲臣庶勿諉於訓乃飾黑幪
乃斷結襦乃究蟬綬乃投豺獸四刑也者懲四禮之
不踐民無尤焉且汝浙亦師太伯之讓王乎其產由
禮之英若文阿儀禮義味道儀禮解彥肅明復儀禮
圖陸佃顧越黃宜錢時所論著竝翼文莊固姬公之
魚麗文公之魚筌也可讓於師耶師在盈丈之外而
官在兩觀之內汝不有四體乎禮者體也體一不備
謂之不成人經訓也體猶斃爲野土而禮者理也心
也 孝皇典序命曰聖聖相承先後一心者也一之

之謂齊又 帝訓也可弗諉於訓還於太乙哉吾書
載訓而行應藏酷冊田券之側彼所計錙銖圭撮耳
瘠體剝心唐風是訓而奚其訓然有問焉胡不聚鵠
示以書胡不雕魚示以書胡不屑蜃而燃鯢示以書
心安而色愉常守其富守禮之效也藉第令鄙至于
濯冠瓦檣肩不掩豆亦心忤容泚企而及之定於一
矣爰命老更舍鐸而爲縣蕞象鄧之講誦洋溢於浙
聲訖於絃埏其有二乎賈公彥云儀禮爲本周禮爲
末周禮大屬條枚綿綿而芟蕪於優優之儀是故君

子務焉書凡幾卷陰陽其文考索爲易其幅帙瞰乎會典尊王之義也

皇明應謚名臣備考錄序

國朝諸臣之易名者穆宗時已五百八十三人矣今上壬辰予爲禮官問祠曹籍復得五十八人已年各益數人茲復下所司博議數十人者而歲乙卯浙以策士士近五千人皆披丹漚瀋挾所聞以對詳哉其言之也當是時主司標宏議爲程而王明初公在臬收輿論立傳見西湖集中卽有良史翰卿度無

壠務山館

卷三

十八

敢衙官一切而擅素王之華袞者矣何意更有林貞伯氏之月且在耶蓋謚之私竇如范房而最橫者無如其人之子孫昔之子孫雖孝慈不能愚百世而今之子孫借孝慈以啖顯名其口厲於隅虎而其陰中密於沙蜮至大噪廣陛之上以威制議謚者夫以神聖若禹難被黃熊以受禪成功之稱而倣祖賢於堯舜無緣合翼善傳聖仁聖盛名之聲蚤加之尼父是安得生今之日與諸人攘攘而起同遂其孝慈之私乎自其濫諛墓之琬琰竊名宦鄉賢之蘋藻已爲名

地而俾建議主議者交失其守必欲無失應使郎宿
爲大儀奎壁爲太史執法爲宗伯文昌爲宰相上帝
合明日月親攬其權庶足以燭乃肺肝而制胞閥間
物貞伯人耳談何容易耶予聞之天君嚴於上帝而
七竅明於七曜惟虛中者符之貞伯偕予遊泮宮而
試南宮往來幾四十年若愚若虛若不知世法之有
衡有鑑而操之者一夕書成便傳副墨運斤成風削
鬪立就俄頃而徧詞林揆藻摘詞之倫罔不汗流僵
走謂子長孟堅並生一世而妄自謚孝慈也者固聲

權務山館

卷三

十九

關口無策爲幽厲蘇張而躋之伊傅此貞伯之天定
居然一玄造矣藉第令貞伯稍見文人之習若帳中
有秘將羣兒爭窺其藏挾皮裏之春秋謀更訂之少
須臾焉又乘殺青之未竟狗尾蛇足不勝載而應不
應不應應混無所考也其智不出一切下哉往浙中
十五人之咨亦以予爲芻蕘葑菲而當野之稗官顧
於其人多金蘭之契輒力謝三緘其口然猶剝啄山
扉驚狻猊鳥至盡搜麓中艸逢烏有先生而去去逾
日其子孫狎來猥進過情失實之牘強納於麓顧無

如反命何耳時恨虛名爲祟貞伯寧有是耶貞伯幸
無是而尚詣予問所未備世詎有函書積三百卷之
富而謀野者舊君之緇服與若遺臣之赤族其悲蛇
報而歌烏朝子孫可知矣如眉公言願早出革除新
錄爲之前矛而大書特書曰建文君之應號神宗也
春卿議是也其應謚孝愍也都尉議是也諸糜爛於
衣縷擲筆沉冥於補釜唱喙之倫應易其名曰某忠
某節某勇而愍也天下之議是也若敖之魂死不稱
鬼而稱公任子世官有其愧厲焉而彼三十人雜然
壘務山館

卷三

先謚於永樂者曾不名較然後謚於萬曆之有天矣
此外請以一丸泥急封良晨堅墨守以待輪攻而海
內師貞伯之善藏其用者當別開一戶續成一編比
談之遷固之彪有日也將明世世萬億人公謚由
貞伯始主上亦何愛勤學好問獨見先識之謚不
以加貞伯而美其報乎需之而已

羅近溪先生集序

彙近溪羅先生之集得若干卷而中丞石閭先生使
虎林梓人鉉行於世其孫懷祖命熙序焉熙聞之先

友陶石簣言近溪舌勝筆也於是先行妙筆題曰語
要不知先生敝舌而充人之耳耳學而手代之筆者
管城千里矣熙猶愾然於臺臺偲偲之聲以合滔滔
洒洒之筆三寸之管三寸之舌寧有異哉禮云道尊
於師嚴嚴至於席間函丈而齒學之尊尊至於天子
之不臣意乞一言且汗泚送一難且弁股而藉無倦
者憐之壇下僅三千耳秦州之席萬人聽瑩先生繼
之歌聲詩侑醇酒資善誰采里諺入耳心開萬餘人
舞蹈席上而席以外歡聲雷動又復盈先生之耳將

壻務山館

卷三

三

仁義禮樂備東西南北準其道尊耶卑耶設欲振筆
鼓舌爲之發明先生之舌之筆待訓詁而明者乎如
待訓詁而明當時輿臺賈峻何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而冰釋乎夫冰不易釋矣積之峨峨鑿之冲冲蒙
以古雪是生天蟲謂水玉琉璃而阻不通夫惟靈人
觀水有術卽堅卽融扇以薰風液液溶溶得四海之
歡心而莫不朝宗此太和之徵也嚴則凝凝則隔宜
於古不宜於今吾見先生之無畔岸矣吾見先生之
無津涯矣吾見先生之洞然渙然洋洋然蠡不能測

卮不能漏矣尊道者私謚而曰明德以儷明道先生
不讓也無可讓也卽私冊而曰太極曰天地曰上神
曰至聖先生不讓也無可讓也彼萬餘人其少者耳
令太虛量兆物而錫以先生之名各自信焉不讓也
無可讓也而先生方啟至易至簡不學不慮之倪就
輿臺賈峻口授之而文告之竝育竝生竝命以事心
君飲和蒸燠及於熙之堅迥而與交讓矣時吳觀察
語以鄉有虞郎謂古無學字惟孝字古無經名惟孝
經叅無聲無形之旨致天明地察之知也先生曰吾

壘務山館

卷三

三三

不可不往見其人見之苦由携之傍室仰矚天宇近
叙家學表哀樂之同原明仙釋之一緒抽其秘密現
其廣長約遊豫章相視莫逆繼語楊子行我集靈太
學諸生人頌一帙俄逍遙而負杖竟泥止其負笈是
熙亦萬人之一人兆物之一物於先生所期復何讓
哉故又不讓而序先生之集以諸旭筆儀舌由先生
之解嚴來者也江右靈源滙於姚江其前派爲近溪
其後派爲石閭蓋石閭先生法十二月之常盈傳心
虎林與先生竝行而不相悖及夫應律春回蛟凌俱

泮歡聲相續川流濤湧水哉水哉觀二先生者難爲水矣集成請問諸大方之家

張子韶心傳錄序

宋崇國文忠公錢塘張子韶先生以龜山弟子傳濂洛洙泗惟精惟一之心於堯舜蓋自兒時已宛然先覺矣其爲吾道正統非閏位餘分可知也大廷策出龜山見而嘆曰曾未之有因未有之嘆其爲入室高弟獨傳此心又可知也先生之道以志學入以志伊尹之志入或問先生曰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先

壠務山館

卷三

三三

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斷然號於人曰吾天民之先覺者也湯學焉文武周孔傳焉非有獨見何敢自任如此故先生雖師龜山而所獨見者與阿衡同一覺也却權貴之幣輕館閣之榮楮扇革履污巾惡衣沒齒清貧致屣帝念是猶再聘不起一介不取之操與阿衡同一覺也不離心而經綸天下不出身而綏定國家自爲簽判爲博士爲卿貳觸貂璫觸逆豫觸姦檜萬死不回百論不改以其不可學有幸之可何必干湯而就桀又與阿衡同一覺也

而偶交僧杲世遂謂與僧杲同一覺誤矣彼其比弓
襪而誚之體旣矛盾指淨潔而惜之用復抵牾判然
兩家水乳自合當其時惟姦檜擬爲同倫驅與同罪
耳議和之口安足淆天下後世之公議乎且所謂覺
者其體先覺自覺其用覺民覺他等覺也無幻不覺
因覺知幻仁卽是覺覺卽是心覺猶不着而况喜怒
愛惡之私先生雅言之矣惟檜豫貂璫聖澤不被方
將引爲後覺而出之溝中其與僧杲莫逆又何私哉
時而襲無垢之號時而側傳燈之侶儒童光淨寧辱

壘務山館 卷三

三四

孔顏之名所自比禹拜昌言則亦筍簾上物視杲已
耳論者謂濂溪之師僧涯爲孔氏之萇弘先生之友
僧杲爲姦氏之鼓鐘不其然乎而誤國之言卒以誤
世遂有過信姦檜者自匪得統如學憲赤石先生誰
其發潛德而享之同志如司理偃虹先生誰其索遺
編而獻之耶始羅公近溪忘年而友熙每語曰而鄉
先生無垢心傳錄不可不讀時宦遊長安與屠田叔
發于中甫帳中之秘獲以應偃虹先生之索而獻赤
石先生祀其人鐫其書命學博蕭君陶君暨鄭生之

惠校而彙之舊十二卷應有十二月新爲四卷以應
四時矣視周海門陶石簣聖學宗傳之選全矣備矣
附倣長虞論語諸詩於卒章鏗鏗洋洋足詠歌矣曰
虞子其爲子韶序之嗟乎儒禪信難辯哉六朝名緇
踞狃床而講三易三禮三易三禮不以登狃床故見
遺虎觀也今覺之一言空桑氏受幣發之桑門剿而
揮塵演之豈以辱塵譚故謂子輿七篇盡鹿苑之書
乎善夫先生之言曰士大夫知識去佛書寂滅甚遠
道非虛空日用而已如其言是投虛與寂還之釋氏
壘務山館

卷三

三五

而收知與覺還之士大夫斯禪學聖學之辯也熙往
逃禪李王兩中丞抗章辯焉今用所好之禪辯先生
之非禪南宮代長史辯顛類耳何足取信賴學憲司
理位據正統而海門石簣先得二先生之同然所謂
聖學宗傳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宗一聖論序

客卿之造宗一聖論也是宗何聖也聃以龍德稱聖
而曰西方聖人皆至聖仲尼首發之及其徒夷狄禽
獸之詈惡聲喧呶而競反之曰外道曰凡夫曰巧僞

人雖小有譽亦僅曰太極仙公儒童大士而已彼其化胡笑道非韓之論一何左蠻右觸之紛紛耶令世有仲尼恐違初指不復以聖證聖爲市南之九乎夫爭心生於我無我則誰聖無聖則誰一一旣非一言且忘言時靡有爭矣而猶不免於爭曰是侈廓然無聖之談入默然不二之門者也是佞世中尊聖中聖之且援且推者也於是客卿乃傾八識列八品鼓洪爐宅洪濛鎔鼎轟轟而成一金合日月五星而成一

曜秘金光明而成一論燭三身於十鑑之中光影襲

壺務山館

卷三

二十六

入而不獨標能儒之一身惟不獨標能儒之一身也庶幾免於逐北經旬之爭乎昔象山東越之膺鋒鏑也未始宗一西方之聖也逃禪名而名逃禪我辭鋒鏑而鋒鏑及我今客卿隳體遺形任黃間白鉞往來擊刺而弗避訟蕉鹿者忽不知其息於一寤矣寤則人一聖也我一聖也千聖一聖也三聖一聖也內凡一聖也外凡一聖也極而至於蝸之角角之國亦一聖也以聖宗聖自離於宗然吾猶覺客卿之宗偏於西向何哉蓋客卿旣病私謂身逢仲尼於魯壇將疑

有隱欲成鄉黨一篇模而肖之不能矣顧吾四目尚在照窮非相此仲尼所稱西方聖人睿而通明是一非二也藉以歷階及席見仲尼而揖讓焉因是以瞻問禮之師迨夫伊字不分鼎足同載論成而宗泯有方無方爲譖爲讒我西歸乎西容我乎我著書乎書壽我乎知我罪我我尚何存天下有燔太虛而剽太無者客卿無者客卿之論絕天下無燔太虛而剽太無者客卿與其人共證之矣

武試錄序

代作

壠務山館

卷三

三七

臣一切豎儒悛悛上左右橫經哲義從容便殿間一再出典試儒人耳則總總懼無當夫儒臣所事也猶懼無當乃上顧獨謂其師不具文事武備耶來汝某尚出而典試武人從某往某或具體師氏乎然臣乃茲益懼無當夫武人之師呂望臣師見爲發揚踊厲命曰亂臣以儷唐虞嘆才難焉夫何嘆嘆德也德之不詣而發揚踊厲之已蚤臣誠不足以觀况其徒衷不測之心第知勝敵耳無論勝怠勝欲矣七書之外罔識丹書而竊附師術以幾推轂臣愚又何以

觀之顧業已被 命不敢辭退而受事事竣退而受

簡序其後則拜手稽手揚言曰於昭 聖武殆書所

稱作之師者哉當今萬寓謐寧兩賢輸欵易名而微

爵號解辯以問冠履世際昇平 主上無所耀其武

然 聖德英毅間亦引強騶發軒轅遜其五兵至占

風候氣申固邊圉則疇人謝不敏曾未嘗命臣等講

讀弢鈴誦膺揚之詩也是天授非人力也無何而劔

挺闕於吳市戟鋌淬於滇池流鏑鳴於幽薊天聰天

明若察來以著象者是以七萃九軍之傑遠迹非熊

壘務山館 卷三 三八

如風從虎息心豪慎思 皇靈都肄則試弁舉關

卽戎則負蘭投蘭乘敵則坐甲枕轡人人干城腹心

矣此臣得之騎射者猶未也李廣飲羽不加衛霍曹

彰擗象名劣羽飛羊盧搏秘望絕敖曹彼其稱力寧

如稱德及觀諸士壯猷竒策滴乎靡涯有素書不爲

深而陰符不爲玄者抑又何雄視千古耶夫發揚蹈

厲可以教飲飛蹶張不可以訓逸材之傑非夫 聖

武維揚安所得是材而挺埴之愚臣伏觀化源何敢

深疑埴埴之士將庶幾幸免於懼雖然臣猶慮諸士

窺天測海未盡大觀也往

皇上數幸太學諸儒瞿

然顧化然而掄材登俊尚懼勿稱今此期門材官之流豈其親炙王度見而知之乎臣憶九年大闕上

詔侍臣叶仁義禮智信庸作歌紀其盛夫五德者德之詣者也文事武備於焉衡概臣師得之以冠百王呂望得之以陳丹書存之斯爲理而聚之繇於敬是故敬怠理欲吉凶之門鑿凶門操凶器貴從其吉師中有吉汝其務之五者一得太白遙徙蓋尚父不能畢其詞我皇上闡繹而昭宣之諸士獨得不聞耶

壘務山館

卷三

三九

聞之勝怠則無敗禮聞之勝欲則無敗度無敗之行是爲全勝推轂全勝是爲得士得士者昌夫復何懼臣之願也爾諸士他日列環衛奉禁籞盍相與言上曰高皇帝之置軍府有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五司焉惟陛下其自得師彼六王媿於十亂五者之效也請格劔挺銷戟鋌返流鏑成六王之勳明五者之效臣藉有靈寵安問私懼且諸士虎臣自命方取萬姓之咄危震懼者而底定之使無反側獨奈何貽臣以懼又不圖報稱哉

德政彙錄序

神禹所航之瀆引翔鳳林而舞於金牛湖南占曰鳳德以應漢明聖之瑞明聖者述作之謂也表東海者當之則石閭先生以講學倡衿紳而超類萃信鳳凰之于飛鳥矣孔子憂學之不講誦法孔子者不與孔子同憂而悄悄戚戚諺曰憂時時爲私憂故小師講學於塾大師講學於泮于廡仕官下車講學於明倫之堂非講學不足以解憂而今日講帷之撤大臣小臣朝憂夕憂日請月請且痛哭流涕而不止自

壠務山館

卷三

三

天子以至於庶人如此其急如此其憂之深哉石閭先生有憂之於是舉孟子之師孔子之孫經以大學緯以中庸窮於宋而晦於明者按朔望準十二月講於虎林孤嶼以承鳳凰山之脉然直守其家學泰州盱江之緒非有異也當是時憂在奴酋憂在中涓憂在貪吏憂在鯨鯢狐蜮之不可測而先憂獨在於此投口珠付瓊枝吐琅玕璆琳布寶以富衿紳其爲食飲玄霜竹實而已非有嗜也熙感鳳德思和鳴其間往有啣腐鼠而過我者曰嚇嚇之一聲幾滿天下

虞德園先生集卷之四

序

孝經集靈序

比余致齋癸室感國和之集通神也蒐史而集靈集十許則告朱君曰靈集矣朱君謂否元滌脰人紫宙唯邈豈其寥寥爾爾子集之於是登若顧懽者百輩也飭道民時任書五月某夕夢神言元魏當有人寤披牒登若而人焉後夜更夢神言唐宋有某某其三人寤忘之矣與飭互檢復登若而人焉後夜夢鴟繡壠務山館

卷四

一

鴟羽詩歌而待旦登勞侶數十人飭書焉後夜夢漢應劭請登逸經四語也者笈車之收靡不窮檢飭已小極余鼓氣入丁戌夜而登風俗通六語之四焉期不夢不檢也六月七日夢白華碧跌神洪語曰放而馨逾忝稷寤窺園見苞如玉蟲食英其文子蓋子道云夫集靈而靈我集安所疑孝哉序曰孝通神明自神明也無所不通自利也自順也三才五等贊立成身卽聖若先王敏若君子最下鰥寡臣妾粗而翹之迨三五七人竝身體髮膚之屬也明王則天之明以

察地彰神光于四海煜然焯然媿曜靈叅維斗棟通
于兆形斯其炯炯者耳炯炯者宇宙一人也名天字
性號以良知有剝膚而不撓擢髮而不變者無之故
六合六民一體一身集其形形不可單集也集其靈
靈夙集矣神鏡之攝百采也以明神劔之躍而兇立
決也以利神泉之注千里不留行也以順天明地利
人順而潤乃身懽心四洽天下和平潤身之效而靈
爲之荃主也飭道民曰身有幾曰在君爲首在臣爲
肱在父母爲腹心在子爲支在兄弟爲手足在司教
壻務山館

卷四

二

司諫爲耳爲目在四裔爲駢拇技指在二氏爲魂魄
之載集君於首尊元首也次集儒人先耳目也集二
氏終焉魂魄無不之之魂魄而窮也慧地丹器仲翔
龕裘與余爲三蒐交獻吉赫赫厥靈余安知夢之非
身身之非夢耶又安知集之非夢夢之非集耶聖不
獨立智不獨治同靈造虛尼山氏命我矣

朱太復管子權序

符子之權管子也管子之權三皇也權五帝也權三
王也權先公也以功賜一時以道賜萬世也而後乃

今瞻子之權符子也所謂宙合者也夫白心之橐紫宙分陰而已橫若木乎天津浸假而合焉故亡不權也管子天下才也先倚相國僑而博者也貧而賈移權市者權於國事糾之久通國故焉先公望是矣惟望藏殺機於漁由涿鹿以權有熊是兆非熊非熊之謀陰謀也謀八十年而粟於周益以羨里之演金匱韜鈐積帙四六博矣仲舉大木橫泉府而合之一入其橐宙斯以合於是探王於橐賜桓而不受取霸於橐賜桓而桓受矣操珠盤矣冀方有人焉曰無名公

壘務山館

卷四

三

得其環中測宙之終命五霸之時爲冬蓋桓公顓頊也仲玄冥也子輿讞五霸曰三王之罪人然則顓頊玄冥少皞蓐收之罪人哉冬令攸行其道光明猶之夫計耕事歷田數巡積聚收澤賦察阿黨固封疆完要塞命將帥而約以齋戒齋戒矣安形與性待陰陽之定定復爲春故心術之屬皇之霸也冬之春也幼官之屬帝之霸也冬之夏也牧民之屬王之霸也冬之秋也匡霸權數之屬霸之霸也冬之冬而未冽也管子之書若時以救冽者也權皇帝而興王著金匱

韜鈴而救肅殺者太公望乎權太公望而成霸著八
十六章而救凜冽者管子乎以其子孫霸也以千萬
世之君皇帝王也則白心之合紫宙也當冬之時六
典寒矣權之則害霸勿權則僭王陰謀仰思必齊必
時必良必得而醞法釀霸甘人以合歡是酷權之艱
者也夫惟金心同人而易權符子之權是矣何謂金
心潔宮夜虛制竅固支內聚爾原不涸其泉先白後
黃還金之元有熊之煉曰鼎非熊之書曰丹管子以
奉桓公桓公遂任都禁之郎主生死之錄列三官之

壘務山館 卷四

品叅服芝尸假之祖乘龍玄圃之帝三后在天則瑩
白心而鑄金心之冥符也符子用其方寸權渡靈源
引五千文契四百言仲幾不死爰配彼天時皇而皇
時帝而帝時王而王時霸而霸元會運世金心斡旋
小器云乎哉是故一傳而孔明澹泊寧靜再傳而符
子洞極宗時命乃長久世乃長春吾以是權之也或
曰管氏之器不乃鑿鑿鑰錫之錯歟何其文之駁也
曰是贗也宋人所寶葵丘盟鼎之類也萃盤睥嬰之
前俎豆珥錫惟簡叢緜博士之側籀篆稗雜惟慕惟

選龍宅千金之秘一帙一方比十襲焉乃侈靡繆教
符子爲鹿臺瓊林慮而置之救冬冽矣語以其秘則
鬼神通之三棣度之駁奚憂也仲有明賜符子武侯
比肩而祗受夫安知三權之非臥龍十六策乎若夫
管子之受尚父尚父之受西伯義軒也所謂宙合者
也瞻子以是權之也

史記序

龍門令探禹穴疑見日月之珪錢塘其所浮也於是
錢塘人奉所細記比玄扈焉其於五十二萬六千五

壖務山館

卷四

五

百字者若令之學奇字云令學奇字於安國受奇書
於金匱故楊子曰子長愛奇錢塘人之愛奇者九人
王敬勉而下如採璧闡雍非神瑛不沾旣授梓人非
類玉字焉不藏顧無如鍾瑞先張卿子鄧林宗之奇
服投珉登瑾惟陳元植是採也則錢塘十二人者竝
愛令之奇盛矣予家錢塘遊燕凌以棟投評林金子
魯司校遊靡余文敏公投官本外舅李時化司校凌
冊長長則勞仰眠也余冊方方則必橫肱左右眠宛
流覽也茲授予善本者三子冊大於馮箱而脩廣中

覽其雕近宋槭奇矣其鑑超梁總益奇矣予愛之三
子曰愛之斯序之乎曰予序子之梓也與元植之選
瑜也若龍門令業自序序至七千七百四十五字參
矣何以序爲洪邁曰今之記不待稱說若褒贊其妙
殆摹日月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彼直以爲赤珪
如日碧珪如月而諸賢未知見重冠序其首袞而母
追罔施藻玉幾怫異哉乃更摘其瑕曰蔽曰幽曰狂
曰局至詆垂張踏駁倒錯紕繆啻旣宮而刑抱和
氏之威儷偶之徒又或訕比下俚矣何物覃季周霖

壻務山館

卷四

六

輒欲引與同傳嗟乎燕石舞而不下遂襲杯錦以至
於今天植者逆曳雷同者高張其無乃漁蒐蒼叢之
作俑歟靈鑒之工傷焉尊邁語爲篤論遂謂千秋一
令遠稽惟令遠遊惟令遠識惟令遠徵盲贖且刑而
發憤惟令卽如令傳優孟非生令也雖然文未墜可
稽足良行可遊神不滅可識獨不可自宮以厲其氣
犯腐刑而繼刑書無後而有述於後誠不復能愛此
一奇也况竹宮之主方營骨侍肉豈其無意養翮而
從之其詞道逸順甫評以雲幢羽衣又何必侶巷伯

於黃子哉是故抵掌而學察相者失其才氐毫而繪
躍靈者失其光坐照臥遊安所不極天刑莫解安所
不激玉潔而甕流於令安所不及也夫惟白受采以
馬記之古質配龍圖之純厚獲文心矣吾欲觀於周
從子夏十四人載其實書實書者古史記也以授三
子芝封金簡韜用赤緋無論白鹿蒲田之爲善本也
行蠹食其中化脉望以隱錢塘人有思秘圖者就規
照焉布之玉府信奇事哉將龍門令亦愛之

徐文長集序

壻務山館

卷四

七

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矣
余衣青衿揖王李於藩李長鬢而脩下王短鬢而豐
下體貌無奇異而囊括無遺士所不能包者兩人願
偉之徐文長小銳之湯若士也徐自詭江淹遺湯藻
筆意欲包湯湯不應徵余牘余亦不應囊空無士而
晚乃包瓠肥之袁中郎所謂桓譚者矣往余開龍月
玉文之館中郎與陶周望偕來啖以餌食有楊家果
中郎揉梅染餌其章赤白因問袁世文章誰爲第一
陶睨袁匿笑曰將無語長孺徐文長第一耶袁曰如

君言豈第二人乎且讓元美家鈍賊第一耶偶諸生
耳屬壁衣各駭詫聲稍稍出衣外袁起大索此有賊
黨可急逐之令僵死中原白雪中余始知文長囊有
此士奉文長居然南面王矣當是時文苑東坡臨御
東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者四一爲元美
身得其斗背一爲若士身得其燦眉一爲文長身得
其韻之風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
已借光壁府散煒布寶四子之文章元美得燔豕用
膠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法文長得模書雙雕竝
擗之法而中郎得醞釀真乙酒之法取以調劑諸子
獨推文長文長遂爲第一迨評選傳真爲第一矣無
聞而駭詫者矣第燒猪了元和墨潘衡不甘僵死藉
令展天屏遮天洞接文長之末光亦十六星之分身
也異日穎出於囊有利無鈍人各媚其主耳不乃有
南北朝乎是余之調劑諸子也奎形似履隻履不良
於行文行遠者也

朱太復文集序

朱子文之任者也比於員一宸自素王無載寶無會

弁王然乎哉祧盲史而祖腐令放白夜郎而驥子不得命儲也賓蒙吏馬友湘纍焉臣楊僕馬衙官漢士而唐善鳴者使騶唱焉李何黜五子錮執王之鈇威不諛討不庭驅不類焉五子之裔宅五方仇朱子五向而發黃間之牙諸黜者錮者與若強項死者率爲厲才鬼至矣朱子乃讎乃陳桃菊宸之前空無人王然乎哉酌詩塚者召吟魂反是抑揄蕃收長吉之遺而或投之匣中行吾求匣中乎將無乃病於任乎人之無文病不任也任之無分病不附也史諷以來其

書五車輔以周藏益以漢庫鄴駕宋郭笈韞之積玉府不任而朱子腹便便以爲筭淫焉癖焉屬醫調焉陳人之思襲五官而生生三年曰吾得其一枝矣未得其恒幹六年曰吾得其恒幹矣未得其管魄九年而成曰吾得其管載其魄生矣異陳人矣迺始免任任猶姪也免猶婉也免而提之使自長也立當宸紹文統斬天之曆不斬人之冊以立也王然乎哉有細人於此三食字而僂盈帙則俯滿一搥顛以仆行秘書不可以五步千言果然則歛則吐載未化者復歸

於俎瀝液趨貴門生螻生蝓曾是虺蛇曾是熊羆之
與伍此宋元之季人歟前李後何五子之流歟以不
任攻任必躡徒手而秘負擔者必躡倚蓋輕蹶媪神
之鰲必躡危乎哉朱子之辰哉其位正其宅中其勝
祖之任六父之任八賓之任七友之任九侍從之任
十有三赫赫厥靈時左右我甲冑干櫓於是乎在祝
人獻嘏厲慝鬼匿祓之類也斯謨斯咏入玄扈矣鎮
碧珪矣胡爲乎匱中將遠行矣惟癸丑吾以生子同
生吾當其閏吾享其餘子以宮吾以商子以經吾以
權務山館

卷四

縉子以脰吾以羽焚竹而聽九房之語不思安用官
不生安用姪不居安用宸蟲之應聲優之抵掌史之
傳影者去之郎修文乎毫端且千人而有相觀無相
忌瞻子以益朱子朱子謂之幽詭

三先生逸書序

附慈山板半峰語錄

空青公彈泥今之士曰卓吾老子以方言里語雜文
字中孟浪者借以野戰空疎者借以藏拙而不知村
社之巫祝非禮市儈之嫚罵非俠也彈文出明主且
是之夫求文士誤得債士借鄧林而空借金穴而空

遂借地底之蟠根借爐底之漏屑以誇清異恐忘汝
化竹林化珍域之方寸乎債士借古昔先生之書空
而及三先生三先生之書空而搜其逸始蓋借保證
於袁先生先生曰徐富則走徐曰李富則走李予深
交先生而於徐李亦數通問然徐師彭山李尊近溪
皆予忘年之交顧猶食貧何也憶先借得徐先生叅
同註李先生大德書疑其貪嗔後又借得袁先生合
論方喜大獲寶積富於善財何乃怖以金屑令護其
眼則小脩與曇陽鬪富之編袁先生又借之難弟矣
壘務山館 卷四 十一

况復盲獠之法寶乎吾護吾眼傍而睨之覺一枝似
鑿柞林似鑰怖心一生人人不翳爐底黃埃都豁清
淨寶目早見額珠衣珠於身富有華藏卽柞林一枝
枝枝皆變珊瑚林而林林皆撐壁月透玻璃之法寶
不必刪矣何當起袁先生地底蟄龍之下亟爲保證
駁空青公白簡彈文使明主灑然依議行乎是搜逸
書之人以無量七寶華藏普施多士信爲大富長者
而長者睫毫現三先生非老非少其名曰邵圃馮懷
陸張侯予且倡衆向之納券券入卽焚無煩更引法

華窮子喻也空青公聞應有薦牘將舍非禮非俠浪云非心非佛哉不免又費老慙一番分疏矣

歛鏡狂方山人詩序

蓋鏡狂老而自謚空華客也此英英者則餘跌萎頹云余壹不審蹟末小和之聲而鏡狂乃時時爲余歌風曰彼挾其雄雌焉使人御之搏之棄之追小人哉至儷德君子象巽入以入五土軋而出於不括之囊土囊發矣於是太史屢采之陳之被之奏之風亡捕亡者楚人其人匿之騷騷亡捕亡者唐人其人匿之

壠務山館

卷四

十二

律語曰少陵風骨右丞風神其人類謂之風人爾不穀少稽神學徹視尹鍊師所戊夜暗讀文選徹六臣字月固不勝燭燭固不勝目已而目如心心如手手援右丞之神符吾神無勿符也風神亡捕亡者不穀哉詬詬作大言余前霜髮盡立更啐酒一大斗交去余顧謂若上友人夫夫鏡狂安得不狂友人謂子病審聲是當不狂嗚呼自浣花老狂咽椽死後死者如盧柎謝榛並用山人攝風人以天刑當罔刑今狂塚相望矣鏡狂俠檀夷門勇彈鱗缺已裂王寅先生之

幟而左提文長右挈嘉則又且鼓雄風扇寒英一世
當其搖落安得不狂耶幸未狂死空華自命歟傳尹
師翛然坐蛻一通之始虛詫摩語四通之日掩空淨
名此雖句身都滅而靈風大飭香色頓空而妙華長
豔非余審起誰嗜鹿尾茗上友人曰呼夫夫空華安
得絕華吾且拾餘萎而圖之荃氏歟若其玄足徵潔
丹心獨傾乳兒貴游天師牧豎風時君子盍樹此聲
相提右丞神理尤暢益無論柵羞散木榛塞王門爾
非余審識誰辯騶牙則各書幟左右趨九域之風鏡
壠務山館

卷四

十三

狂老人者

澹游草序

河陽仲子者茗上之世家也神襟自憬內學可師綠
韞檢其青真墉城標其玄箸文心道氣故是一國所
推與余投分從來二十年許矣宛似雷陳邀爲晨肇
雕龍繡虎同運丹元庭聞瓠子之詩山應木客之響
曲臺記樂華館徵歌往泣鬼神今來明聖澹焉虛止
翛然靡將旣金牛之叶符信銅龍之非遠矣余本寂
士子復天人德園余遊黃耆子服世味厭其如蠟玄

景明而若鏡翔遊素空高證白法時則啟若五厨鏐
斯八石進長庚之斗酒敷太乙之藜光始賦偏工新
聲入調一苞寸定可得而論先士何辜湘纍似怨高
賢逆曳楚客多悲至若休文貪佛理優於詞右丞放
梵神超於骨傷華帶之未緩痛輪袍之徒唱曾何貴
主安識武皇正以曲彌工而和稀道逾尊而知少蘋
洲弔柳花邑從潘亦各振其情條談其盛藻始則纈
方懷玉虹沉寶渚繼乃媚若貫珠龍抱貝坻六朝之
金粉時安四傑之丰容斯整詩統閏位次於花間微
權務山館

卷四

十四

風小和拂彼蘋末然猶壯髮殊艾豐姿異蒲腹有三
壬貯紫書而養翻心藏二酉殄雜俎以樂飢滋地日
之萌芽會天雲之蕩滌便可陳茲筐篚和爾墳篋奏
歸昌則舜石在懸歌振趾則堯冀匝地石室之藏過
我緹緗之畀幾人於是步虛滄浪踐華離便蕭蕭斧
子鳳嘯羽風雄雄金仙吼鳴花雨茲澹遊之遠踪書
草之靈圖也酉清日彙北堂備抄余家祕書待子而
行矣

大郭庚生卽聞人潘景升更其字傳其詩詩吾從田
叔受之若英玄之留有紫玉輔紫戟於鬚則落月疑
見焉吾橫目而諱從昧與色目成成以從文五正五
間不可亂也如絢如雲如瓠如蟬如胎如蕙如薜華
如渥丹色授情予會風人之感予矣而庚生之感尤
屬倩兮盼兮僂紹嫣冶揚則漢燕抑則唐環流則石
珠止則洛佩此吾英玄君所留爲內景者妬庚生之
內美也乃庚生盾其禮防自以柴桑閒情補國風之
亡美者自美咸於不知倉庚牖矣猶感園客如絕世
壠務山館

卷四

十五

何舉世以爲宮而以一蛾眉入危哉庚生之內美也
吾不耐使庚生如蘧篚如飛蓬其間令闢葯房而縣
鵲首於戶縈狐禴虺以宴琳臺雲華予其金璫申林
逆之滄浪六庚而生靈均挾宓妃以遠遊長庚而生
青蓮視太真馬嵬之土矣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夫
惟不淫無所儕妬廣霞神風之音蕭蕭然日聞哉

思母編序

蒼頡家云母者慕也嬰兒之所慕也劉子之慕劉子
之思矣劉子之思劉子之母矣奚分焉夫母感而有

子繫於命門是母之命也胞閨形而臟六腑七息通神流母因是以典思變味思始欲酸應其生機逮子受氣有中州之上以爲心官而思藏則子之思母之授哉劉子之思受之母也劉子之母卽其思也業云感而有子矣然則劉子何以不思父吾觀坤乾之義地天之卦而信母之體園以閔云媪神之稱母尚矣后土也而蒼蒼者辰均命曰土維斗之母憑而運帝車焉雖乾亦坤也若柱下所貴之母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蓋生乾生坤羅宇包宙此之爲慕安有涯

壠務山館

卷四

十六

哉思於五行屬土隨屬屬思宜先母矣因斯以談萬物芸芸何物非母父亦母也奚必稽元公之乳溢証俛男之姪育而後稱母乎是劉子之思母猶思父也父爲郡西蜀母覆其民民尸祝之若設同几籩俎之側樽鹵之間洋洋愴愴儼然在也豈惟一時千秋在也在胡以思而母之杯棬勿恐近矣闐如杳如十年往矣讀父之書凡言母者宛承顏焉母在也以吾母之爲母師非一節也所見無全母也母不在也思之思之竭五車窮四庫之策無全母焉又從而思

之受母不息之命以爲年五十而慕終身而慕終無
終之身而慕十二類以爲紀十二萬五千六百年以
爲積積而充棟而盈架而猶無全母焉至於因慕得
母母卽爲慕通微作膚控搏象始而劉子聖劉子有
全母矣有全母有全父矣於是仰而事天天子母也
俯而乳赤子吾爲母也猶有分極而一卉一塵莫非
母而劉子無所容思斯其至哉易翼曰天下何思何
慮夫是之謂思母

解脫集序

權務山館

卷四

十七

大地一黎園也曰生日旦曰外曰末曰丑曰淨古今
六詞客也壤父而下不施粉墨舉如末陳王作淨丑
面然與六朝初唐人俱是貼旦浣花叟要似外李青
蓮其生乎任華盧仝諸家半淨半丑而樂天東坡教
化廣大色色皆演王維張藉韓子蒼所謂按樂多詼
氣率歌工也袁中郎自詭插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
每出新聲輒倨主客圖首席人人唱渭城聽之那得
不駭至抵掌學寒山佈長吉鬼無功醉士竝謂爲真
乃中郎且晒好音不好曲矣頭脫烏紗足脫鳧鳥口

脫迴波詞身脫侏子之倭魔女魔民惟其所扮直不
喜扮法聰若活法聰則唱落花人是顧閩老無如予
何中郎畏閩老哉波波吒吒聲幾許解脫中郎定不
入畏

沈雲將閒止樓詩草序

予遊諸沈始今 上御宇四十三年所矣歲癸酉以
業通箕仲而嘉則授我以靈臺靈鷲之章庚午會長
儒薊丘癸未之役肩吾先生寔採鑿瓚符二語因乞
就弟子列不聽與鈞禮後竟以銓屬改事而雲將侍

壘務山館

卷四

一八

先生南遇江滸髮纔被領也已龍侯士安入社先生
罷相亦經社門稱予少微予內媿此星顧身隱閒止
矣乃雲將治命徵序閒止樓詩以彼才情妙麗姿儀
韶俊分九河之潤傳三玄之指何事亦襲此稱乎官
莫閒於歸人莫閒於大歸歸止矣駕冥騫而不息者
其名耶非耶雲將嘉則所稱高亮退讓者知無意名
名在諸沈比於玉府其猶之梁雍之貢瓊瑤球琳咸
旅庭實五瑞六器於是乎取之第白虹之先起者下
翳紅霞卽委然之燭見謂借光飾采神瑛異瓊嬾不

敢貢雲將以是閒以是止歟抱卞和之璽守一丞而
趨玉樓卒不得與待沽之子遙貢士假令離父兄而
方古人東阿之盈尺與二后之瓊弁寶珎同貢策府
孰當十區五穀之富耶今其詩畢陳遠爲蘇李爲陶
謝近爲王楊爲溫李富矣格不師杜陵貫藻而集之
不啻所服富矣加以燦花雕楮之文折釵和墨之枝
玉蘂炫目然非特達之資也將無僊僊雀躍自小白
花而來挾百千萬金之纓絡與右丞鬪多聞之富反
聞聞性法曲同賡寧渠唱鬱輪袍一調靡然自點絢

羅務山館／卷四

十九

者乎蓋予三嘆雲將之超右丞者不獨感悟逃禪諸
什卽吐艷歌尚流梵響洵能卓立塵外爲名聲普聞
之資矣而又演神僧歌繼先生之懷仙遼鶴鳴而白
鶴和舉以竝奏於珍臺琳房之前選仙者登先生選
佛者而得雲將心空及第何疑耶予初序慈向再序
閒止知雲將不以予爲知詩知偈而已非予人將流
易雲將而斥落之彼何知叶和雅音馳花輪而接引
之非閒九品六卽軼河沙切石而壽無量之未見其
止乎嘉則之云藏靈鷲於靈臺其家子孫自爲萬物

祖如此予序焉表其微沈世世萬子孫於斯咏祖德也

台鴈游序

萬曆戊子年爲無年桃始華六橋十里不逢人三竺大士之家鼎息炬滅城中人多不能出門戶而壯者跳營爨殿於市亦終日不踰市脫名素封則晝夜司其園倉與蠹鼠俱戒勿越此其人卽家園猶之異國惡觀所稱天台鴈宕哉迺陳公官二千石則疑於素封收僅十五鍾則疑於饑色之士而天台鴈宕也此

壻務山館

卷四

二十

何以遊焉不佞嘗讀陳公憫雨詩蓋雲漢震電之間云詩成雨師泣而麥流陳公惻然憫之於是市斗粟與婦子杖而出門戶園倉之蠹鼠穿他人之屋去踞行愴然友桐柏挾龍雁倘亦有辟穀者其人乎從乞禁方歸遺道殫發以欣喜懽愛之詩庶幾蒙天一笑斯有年之符也故曰陳公不遊吾何以休已而讀其詩所謂欣喜懽愛者太上柏梁其次建安皇初最下天寶極矣而導源三百委陶滙杜諸僂佻者不以法一何其無滌濫也昔陶令饑驅杜引盼於厚祿故人

而公所唱酬由舊相及諸守令而下稱往道故流連
光景而已他置不問蓋沾沾謂我瓶粟筐粟伯夷所
樹藉令白衣入而銀鞍邀固不以口腹累諸君况啟
齟齬出冥報語哉豈無五馬一衛自篲豈無熊軾一
獲自憑豈無康樂之斧斤披蓁援葛視吾腕尚在也
大抵陳公之學以無求爲宗佛隴之顛平陽之諾詎
那稍近之若拾得肩負殘羹晨肇口饜山羊與二女
保公視之蔑如耳則茲遊安所靳禁方之遇哉故曰
陳公不豫吾何以度不佞從諸大夫之後識陳公公
壠務山館

卷四

三二

割席懸榻而每進不佞與語曰詩吾自得之天稷乃
不知操與采薇子孰多以今觀之獨往獨來鄉人莫
旅是詩也其陳公之風乎不佞蓋親炙之矣

留香草序

瞻子淨居瑤華啟碧瑤之函得緯真琅書焉其書曰
女湘靈年二十許短世臨歿遺言身旣不壽欲藉一
編詩有聞於世不忍棄之篋笥顧念附青雲而不朽
惟先生在耳副以七襄之章是沈女郎所裁女郎緯
真媳君典女也開編香光雙起藹臺爲紫瞻子敷衽

稱曰安所得易遷宮中語而聞之夫上清之道不邪
九華右英紫微朱陵有靈文洞經焉鳳韞之歌熾於
天鈞龜臺之扈奕於玄庭此夫流鈴之小和也至於
水鳥樹聲微妙而雅漁唄花貫廣賁以明西方美人
鬯其大和矣二檀雖別聲香不分語聲則芳羨牙後
語香則光浮仙音人間如帑欲留匪易爰有三茅五
許二劉四龐旌陽遊帷之媛輔漢孕經之女或離虛
坎實或李死蔗生並斷綺言都無華想乃若同鼎千
穗一軫五絲惟屠門獨也緯真往宿祿淳近標奎彩

壺務山館

卷四

三十一

蕤牛頭之樹十極燼廻分蘭膏之明九族齊照慰情
弱女來自含真撫雲和如琳和事玄覽同仁覽飲孺
珉而虹繞叶填篋以風道携手七襄錦爛匏瓜之野
連裾二女珮交湘竹之陰曾何羨於椿年宛並生於
蓮萼人之將死其言也悲能仁之痛轉念剖羊聚族
之歡旋知夢鹿撫掌金仙之墮懸影寶樹之端涉入
天宮與天孫而涉入戲遊地府偕地藏以戲遊勢至
之莊嚴頓成香嚴之圓通可頌其成當決其頌維何
錦字隨文笑針神之非巧墨香初結托名父以流芳

若乃麝悔焚臍乳慚療柳雞骨馬蹄之賤龜甲龍腦
之奢蘭忌當門榆羞躡位都夷形滿兜婁氣卑千步
百濯之媚人白茅紫述之妬腹燎之響厲灼之聲焦
咸玉壘之積埃宜金閨之弗貯豈若簷葡萄騰柳優曇
氤氳御輪三周鵲尾之爐不舍援毫七步虎齒之嘯
成謠馥馥粉粉明德惟馨者也易遷留之命曰洞章
清秦留之命曰短行人間留之命曰留香將無所詠
雪梅月梅雨梅玉蘭芙蓉者乎從離垢出火不能燒
方便生煙白雲爲蓋斯其不朽者矣革囊穢質詎堪
壙務山館卷四

爲之青雲哉願進昇霄玄屑以延颺駕願和驚精震
靈以返生魂天人玉女散九和於筵前玄覽西昇臭
蘅蕪於枕畔則瞻子之勸請緯真先生之乞留而留
者也

九書序

格致就正錄
楞嚴圓通品

會講波語
杭嚴末議

近取圖說
杭嚴檄諭

杭嚴讞決

賊守分符

舉異風屬

睢陵王公治兵杭睦移東海去而遺九書於不佞蓋
格致以馴治平所謂大學之書者也由前則括真氏
之衍由後則苞丘氏之補欲平天下取參於茲矣顧

所平者天之下耳大學旣稱上帝上帝之平天上與羣帝之平天外者其道安在其知安格豈異物耶不佞共王公同遡一波哉夫一波卽海也王公往之東海將無乃見周文公不揚之波乎波撼潮音見大士之圓通焉波浸蓬閩見鍾呂之畢法焉反流歸於不揚之波而海定故公之治杭睦越鄭議猶周典也論猶周誥也風猶周雅也大至於綢繆牖戶中至於鑑燭回邪小至於寸髻片介宰木稚卉有潭有峪無勿格且致也持以就正周公固海印不波之真契哉斯

壠務山館

卷四

三四

昭昭者斗下爲杭牛女下爲睦爲越爲鄞野垣下爲諸方輿處處砥平易耳然非所以盡睢陵主人翁也主人翁實有範圍天上天外之身出息入息命曰宙合近取遠取命曰宇合適於玄海不波時微露其影耳身中別無格致事身外更無就正人卽大士鍾呂何物螻蛄而妄謂之異端耶孔氏遺書雖云異端不言柱下一端異於我不言化人一端異於我我本非我主亦無人聊出九書以續孔氏之遺書實自無書可續洛誦之孫徒傳谷響耳王公聞曰子任誕更

波及我我當行人書置波語圖取天下太平而已不
俟於是陰携海門貞父配瞻伺初迨諸矜紳匿公曉
端不敢復出一語

古今禪藻集序

往偶見編茗刻燭之技於湯若士若士許以爲使我
閉門致思不能如其綺也意當懺綺語耳而我於綺
語猶龜毛兔角奚其懺比從譚梁生見禪藻集集皆
藻語綺語懺藻語不當懺耶夫機杼組織而語綺藻
則自然之文成於水底而鳧樂於斯魚止息於斯屋

壠務山館

卷四

三五

之稅衣之章焚和之火滅於斯義取澡濯何殊安禪
而與綺同懺乎第呈藻若行卷則犯貪戒揚藻若白
簡則犯嗔戒牽人藻入吾藻則犯偷盜戒是編無犯
戒之僧流通何疑焉悲夫季世不知僧之尊禪僧之
卽世尊也學如來禪而攻藻語但名詩人叅祖師禪
而忽藻語却名詩魔諸禪所忍俊不禁稱詩不已者
非薄禪僧欲攝同事也非藻不足攝詞人攝才子也
不澡不濯而反爲所攝降尊就卑通懺難矣余生季
世古德無由攝我而攝我者雪浪臞鶴諸禪友其藻

衍漾定水卽淪漣濛洞不失空明之質因憶學語時
聞禾有詩塾冬谿平野主之稍用醞酬蕩蔬笋之氣
漸遠自然而後乃今復見玄藻於勉漣二師互施藻
濫派且彌遠顧受攝者少聽伽陀而不悟嘆文佛自
現文身耳譬之風約聚藻西聚東空梁生使我於空
中序集安得許儒藻飾禪藻耶懺其頑空而已雖然
藻以滅火火炎於空願諸禪毋趨焉

謝耳伯麻姑遊草序

古文者古人之文也商周古矣而清遠曰我生商周

壠務山館

卷四

三六

間誦其詩唐人詩也華陽上真多赤明龍朔時人而
晉語至寶掌短行乃更俚下生尚文世而忘其朔乎
聖之通明明照兆襍胡不預摘今文而苗軋六經使
話且譯不然矣瞻子屢疑之已見其心知莫古於心
虛闕生白六章互涉宙之紫丹玄之設也中環而際
絕迎隨不見其冠屨因是以信家尼父紀災之說也
反而災六極逮其身古人今文弭災之刃缺矣自吾
泮是疑也欲語耳伯而耳伯索途義韻不可近久之
忽來近我而我柳災其身復遠耳伯懸語之曰而居

麻姑壇之文太古之文也接待以來見東海之爲桑
田歟不也舍羽皮而褐一衫時青則猶今之人也災
及子也子願錦綺耀日服有文章乎抑爲好女子餘
髮垂腰展鳥爪向人背乎子見子之心久矣靈飛丁
女不宛具斯態乎世多方平競來逮子清遠多和歌
而伐毛洗骨俯睇青雲奚災之紀哉故心者禪流之
物而不郵宿之客也耳伯曰唯唯否否吾介如壇石
矣吾了不喜猶作此曹狡獪變化矣毋鞭吾後躡子
曰不也吾鞭不可妄得也

壙務山館

卷四

三十一

李不器秋草詩序

草春生也生長信御園龍池曲江有詠矣故人允兆
之悲秋偏詠秋草見宿草焉悲之李不器名在省試
賦得金埒玉堦縈花拾翠其正聲也乃亦寄興八詠
將無八詠之隱侯哉所愍芳卉靈茆霜銷風奪帶圍
小減袍色黯淡秋之爲氣豈其時乎往元美書予箴
有借得宛陵離後帖吟將康樂夢回詩之句廼公用
事詎如不器用虛吾里逋仙復有餘花落處滿地和
烟雨之句以方不器何日花飛肯見憐語政爾情條

異蔓吾取以齒吾百首又是一部墳箴也此變聲者
催美人草舞葉應拍便自堪和人歌卽無知彫霞萎
腐化爲流螢更熠熠索頭照人讀書省試近矣春風
吹又生居豈不易當正聲習來吾耳睦吾耳也

無隅冷公秋草詩序

西方渺渺出金天之外清涼境也聞有葵花而無菱
草行樹所蔭不以極樂故生忘憂合歡諸雜卉詎應
見彫紅悴綠於斯乎三草一雨其含滋當是春夏繡
壑織坂之蘂若草衣草座芳心寂寂相與涅槃矣而

壘務山館

卷四

三八

唐僧可朋始賦芳草何事自呼其名曰苾芻苾芻耶
無隅路適無媒無端而詠蕭閒之品我欲牽一葉繫
田衣角將霜露滿身不敢引去能禁此冷否或抽一
莖現丈六身早是雪山相看亦復能禁此冷否李不
器沈休文輩人共愍衰草無隅偶契此懷千秋兩王
孫與苾芻同甘搖落冷雲斜封幽徑我固不當向之
作寒蛩吟第令從野火燒不盡句下一語更莫於此
人觀避燎原之焰芒履躡昔人跡也冷煖政爾自會

外人那得知

遂初堂集序

鵬初先生岳名族也。自其先石磯學使延胎簪之支
洞庭漁人亢少華之宗。世宅文苑。上帝徵詞。且先之
以璧幣。導之以葆吹。况黃岡隨州而下。敢不敷衽。則
先生之初。奴僕命騷久矣。迨先生而抱奇內光。遂續
大雅。予從伯子子喬讀遂初堂集。蓋三嘆楚材之媿
周云。夫雅周詩也。左徒之騷。怨誹似雅。直小雅耳。大
雅久不作。太白屢嘆之。卽無論梁十二雅。唐十二雅
也。者雅名頌義所稱。河間獻雅亦侈。浮名無異。不睦

壻務山館

卷四

二十九

於耳。魚睨矣。申也。今吾張楚。不以騷而以雅。惟孫氏
擅其大。非先生疇當焉。說文雅爲楚鳥。陸詒云。聲能
動物。雅之謂矣。觀夫跋鳥乘旭。若華開曙。一鳴而四
海俱白。集木巢林之禽。雖遲遲萬里。諧聲其動。如
此人。靈於禽亦靡不緘。其鬻揚其籟。是故善感物者
莫如雅。周人用之。邦國貴斯用矣。彼聞孫先生之詩。
有魚睨而欠申者乎。寐聞之則寤。疑聞之則憬。昏聞
之則瞭。古隣太上。近叶正始。煨煨乎行。皎日於黃道。
振靈響於暗虛。惟是 大明中天。斯其爲大雅中典。

者矣昔景叔叙漁人之集曰閱覽大雅而先生之述
祖德亦曰青山雅調存厥初惟雅茲克遂哉此子美
之昌審言也吾壹不知今所解頤者白俗爲宗侯白
爲政禽疑胡福鶴亂安石而或集句之半偃以成音
此夫啼春之反舌者歟猶詆武昌雲杜憐其脰鳴而
宮無先生是無雅無雅是無邦國之用其關於世不
啻豐蔀之赫曦燐野之騰煒矣若乃夫蝕我邦國尤
有重者喩喩泚泚鶴鷗乎梟隼乎 喆后在御誠用

先生之淑聖蹠三足於皇途庶塞霞而號化媿成周

權務山館

卷四

三十一

小子所以嘆楚材也迺四世文統復有伯子子嗇臚
傳之後出李我邦陶喙初鳴而採風者耳屬文武將
相之業濟美重光奚論熟於掌故若先公者哉故吾
觀楚而得雅因雅而獻頌志感也匪爲佞也人言先
生方著書書軼史漢琅琊濟南所不及先生亦自以
不襲其聲沾沾喜讀之當似春秋詩不亡而春秋作
微獨慰太白復慰子輿吾更以春秋張楚矣紀實也
匪謂爲佞也

武林放生詩序

杭禹航也禹非飲食而杭飲食如舊事所列豈禹舊事哉日吃三十丈木烹一千三百鶩東菜之外益以西魚外濬銷金鍋而內設酒食獄東坡所以賦老饕也饕由高陽而來老矣更數百年至今老不死爲賊而羅漢之殺賊者因殺之伏生機焉禹有航不載歌舞載漁唄鍋化印月之潭獄化淨居之天一以爲虞廷一以爲樂邦一以爲小瀛洲禪者唱梵仙者唱鈞儒者唱韶魚聽獸舞蓋天啟又一天也請被管絃薦秋菊酌寒泉而酌東坡將饕賦化爲新賦

壘務山館

卷四

三十一

老莊影響論序

澄印清師與悅恩二師兄弟也往余並接彌天之貌相視莫逆在莊惠之間矣霏霏玉屑納華藏苦縣漆國墨點中執象名夷問景聽籟道士德士實相無分此圓圓海事事無碍門獨清師遊焉寓焉造影響論契焉一切形好皆影現而一切唄誦皆響傳通乎心識作如是觀何疑乎夫韞兩家之疏可飽河沙脉望顧不解因明不原宗本苾芻非芸空復蠹食惟肇師演爲寶藏當時內學遂稱四科彼將曰迦葉之卽老

子太極郎之卽非莊子矣美蔭覆人靈音覺人安能疾行以避洗耳而逃虛耶清師緒言宛同肇論偶遭王難亦將無同斯其幻化死生桎梏軒冕賦射風化何有哉故世之遇清師清師之觀老莊悉影響也予身附焉喙鳴合焉將爲谷神乎抑爲罔兩乎觀之於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其問之曹溪

葛符卿受錫圖引

萬曆戊子 壽宮成辛卯益發卒三千人鑄吉壤實

賁墉中職方氏虞淳熙典之墉負文石宮起冠山象

璫務山館

卷六

三五

伊祈帝鄉之闕五雉殫心曰惟葛符卿功符卿往爲冬官蠲烝乃事埏埴有司官尹不敢越俎而陶將作不敢以官爲家寓工於子乞靈於民下泉弗錮府泉弗竭埏埴隧邃穹華帝居 上嘉焉分六牲六清賜焉前引天仗金鐙臚歡君丹衣青綢拜使於庭嶽嶽洋洋渥如旣醉皤如旣飽用圖厥形儀焉職方氏聞以爲長康清夜之圖圖食天厨者食天厨者洵可象哉贊曰杓之漿惟天之將湛者露惟天之顧簡在天矣展其賢矣築宮象山穹象玄矣爰作丹牖報之以

國安得下榻私見此容

論衡序

仲任以其志鱗慕遠師彪比雄之學濟謏聞之實而
曠薄社耳目私人夔矣故其紀曰口務明言筆務露
文曉然若盲之開目冷然若聾之通耳言不可旋續
也洛陽之市豈無縣黎莫難而仲任以其神營魄藏
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乏而予之天下仰掇焉故
其紀曰玉剖珠出玉剖則鳳璞莫隱珠出則魚骨莫
衷言不可襲與韞而日中爲沽也微歟中郎匿之帷

權務山館

卷四

三三

間白傅匿之帖外焉總匿之林表而宋士匿之櫝中
珠沉玉瘞耳日幾廢政也燔竹戎也鑽李茲其埒耳
已讀衡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稱曰是何能
匿哉庭無亂子之跡詩禮並名異書席無禽亢之咨
進趨皆登秘府仲尼伯魚猶匿况其凡乎且上物時
苗神物時苗宛委酉陽靈族司馬安所禱天真之服
闡其名山而化姬婦吝夫耶故漢之帷梁之林唐之
帖宋之櫝衡之權也量而出之無多眎人彼且以爲
鏡利於翳泰至則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

按劍廼相與匿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
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
之謹乎累銖而不失迨鑑而昏乎有傳於肆曰一提
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而五權亂
喪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易璫尺爲輕寸爲重而一
市人皆眩窳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
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新安程氏出仲任之衡列之
武林天下以武林爲洛陽將新衡多於舊衡業不勝
匿而余有期於新衡焉斥所謂離曠者以無足售而
罔象得之斯養性之經天君之職平歟史稱仲任年
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匿
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遺程氏矣

放生名位幽贊錄序

天以名位網羅賢才期鳥獸魚鼈咸若於斯人也斯
人生機乍露天實幽贊之世知大宋編葺駒梁顛倒
龍榜非僧喻安知槐國君臣代爲祈福而反詆建寺
祈福者幾負天哉宜諸兒之讓小宋也予館雲友大
潘潘始不知放生予習靜似欲知來語潘云試遣童

侯庫門有僧齋二帙不得入第入之果得雲栖戒殺
文放生文潘駭予神遇僧也卽戒殺卽放生是日始
放二鹿於昆山他所贖且數十萬而感曇鸞師應化
山館每焚日課灰飛烟滅矣鸞師輒爲作紫粉評現
完牘恍未焚也又駭衆遇神而是科潘長公捷捷之
日烏鵲集庭樹如雲已有異禽翔吾桁馴鼠薈吾枕
予亦倖捷捷之前冬月雙蝶穿幕入豈其幽贊生機
然哉惜予負天徒多活魚服之人然猶建寺潭上勸
人所福者鑒大宋也今不可以先古願見古成若之

雅務山館入六冊

治於天啟屬我後人而已

馮小海先生存稿後序

世宗初北地信陽之風被於南維一二君子嗣言游
以文學著力不足則見其媮而武林居宋輦下狎爲
宋音益靡靡無當於雅習使然也是時燕人許子春
先生脩龍門之業大有聲而孫太初氏傳秦音於詩
歌復傾動一世惜其洪響忘其儉俠尸視寓公下視
粉梓亦祇以薄耳善乎馮先生之鼓靡俗也情必蘄
真境必循實詞不求譯語不假造一切却謝鉛黃與

所脂澤無使人疑天疑帝而疑北地信陽於武林也
者是先生跨燕秦以重我枌梓也功斯爲上矣夫西
北天地閉藏之府也不可以暢其人骨勇啣枚營壘
間怒則咤呼爲聲逼與語調宮而應之渾渾沉濁一
映便已南方麗斗玄宰之喉舌在焉故氣軋成聲聲
變成文乃今文不文而不文者柄操則何也懸水合
流其鳴大淙岐溢旁出其鳴汨汨吾聞武林之給於
言矣戰則善挑爭則善詈喜則善謔感則善謠勃籛
乎一室而滄訛乎三家之市不啻千疇也脫以文位

高華又得勦四方之語罔其鄉人及請謁無虛日每
爲大言鼇足可分入門顧婢子刺刺耳斯之謂岐溢
旁出安所擇鳴也北地信陽在淳于生所稱一鳴驚
人者而馮先生於吾黨爲大淙無乃卜坤舍以善處
其默歟先生之集過庭所錄僅滿八卷彼一二君子
顧有內有外有雜有閏有餘有別是以多爲媿也岐
而汨汨無爲也長公之過庭聞詩矣又得聞斯言者
猶訥訥如不出口將文益昌哉長公舉孝廉喜文字
嘗刻秦漢家言士趨購門如市而長公之子又爲莊

生洛誦之孫無愧馮先生之孫乎嗟乎馮氏三世建
幟不有舍枚從之者非夫矣

剪燈叢話題辭

魯中叟寢不言而夢姬公公乃申旦勤其思時惟無
出話也鼎邀鄰燭胤隨丹鳥貴神吹杖以光卯金若
有言然人則陳矣事則邁矣簡則蟬矣往之臭腐離
神奇矣而瞿史取新焉違者魚膏流於涎晉女返營
爰有搜神之章犀燃而采石之靈見技於桓生銅華
宵建邳氏辟狸若乃夫爲芒爲貝爲宛委爲麋除爲

九
不
山
館
木

赤綈之苞非玄藜弗替非金羊弗續諧與堅也司其
舊瞿氏取新其司在耳目之外以爲朔矣有田於此
今之裨異昔之裨也古無移宦瞿史移之史居晟宰
西楊徵闕文者五十三而史得四十有九曰是且乘
我去其官移宦於裨跋見地落而語語新新有餘恐
臥者誰哉燕師入而隱爲是其長夜乎大明旣升猶
然舉燭唯何甚舊鬼志而新鬼餒睽載一車庭燎陳
於前食我芹菲則瞿史之不逢也豈流言然哉自好

子因於瞿史所損益可知其乘奴鼎其文王鉄其義

叟之春秋公之設小史也其僨瞿史若溫若相若秉
燧若揭日月若糞田燭以報社行移宦於晨晝接陳
焉俾慎爾話妖祥憎獻之勿迷義和率職以別人鬼
則因不失其朔矣唯鄉有祀瞿史荐入自好子從比
配林哉

虞德園先生集卷之四終

虞德園先生集卷之五

序

東遊集序

憨師一息而徧遊華藏言滿不可說不可說之土其和雅微妙西方懷其好音矣何問東也壑公梁生集東遊四卷所謂廣長舌覆東方世界者乎師之東弔紫栢於雙徑弔蓮池於雲栖比於四恩有美報焉兩銘揭日月而中天其緒亦掩蒼龍七宿東人士以擬隨筆茹退則肉眼皮相之妄名紫栢猛士蓮池慈姥

小山館

憨山大俠耳瞻子瞻而寓慧法之間曰吾師乎吾師乎浸假而化左足爲蓮池千輻接武浸假而化右足爲紫栢千輻布武二尊雙趺已現尊足者存獨遊人世詎云后夔之窮行且歸休乎雲栖裹足回暉殉吾徒之請矣在東言東海墨林筆可給書哉始師遊居建業與臞鶴雪浪同擬莊老原遷得相應慧申旦而疏楞嚴影響筌蹄俱付一幻橫口之所陳橫手之所運潢引河貫輪飛璇轉倏無停機彼雨花堯山隨筆茹退胡爲此拘拘耶因弔二師獲二高足壑公游夏

梁生安遠將無善繼其聲然機倪竝出真俗雙融剗
除我見無法與人吾師乎吾師乎信難爲繼矣東人
士問畢竟如何瞻子語以等是尋常言句纔涉思惟
擬議便不中用於是壑公梁生同聲而應曰囧

南詢錄序

舜徵南仕禮官顏之復禮約禮與曾思之書自戴禮
者吾將詢之視泰州之問禮問官冀舜徵之在官言
官也詢人者歟人詢者矣顧詢我以人詢之說日子
其施貶剝而攻滲漏是疑以漏器貯膳安在其禮始

粵務山館

卷一

於飲食耶自吾侍舜徵春晏十九談唯識十一談良
知吾三歲聞唯識五歲聞良知見彭山翁以旅寓見
龍溪翁以年家若近溪復所我疆涇陽皆以先施而
後友之我不詢人人不詢我招不來誘不進天下之
枵虛孤陋人也而舜徵詢人幾盡大人人詢幾盡同
人咀廬山之齊而飲匡湖之光悟道甚久尚疑滲漏
求益於我旣悟矣又何益乎士誠萬死一生千研百
究而悟將十虛九有殞而六通四辟證繁茶化爲醞
醕迺今彈指入聖抗顏稱師棄一瓢甘五鼎饗孔廡

脯醢者多不學不慮七尺之孩提一何滿意愉快也
舜徵胡爲乎猶蔬食水飲哉豈以爲秦州立本修身
之詰當從孔子九經修身之詰引恂慄稽定靜持顏
氏非禮不動之心齋而期卓爾耶如此人詢我我自
詢醜醜何物滲漏何因奈何語錄已行授玉卮於人
之早歟錄雖祖東越宗秦州而未祧伊洛江門之主
至淮南豫章之雜俎臨川涇野之字說竺乾三藏之
規矩象山慈湖古文孝字之訓釋具予邇言者亦所
不遺叅同合符援入推附殆儒門之宗通而胡氏之

灌務山館

卷三

五齊羅氏之霞實南方饜焉不知舜徵七染薤葉向
筵咯咯方就我淨社問蓴芽菰飯也飯時適憇山書
至索我駁註瑕疵憇山非自謂大悟神解而註楞嚴
者乎其詢瑕疵與舜徵之詢滲漏是同是異疑耶悟
耶悟而法天地聖賢之謙彼筮得謙我筮得剝直陷
我毀天地刺聖賢天地聖賢然乎哉是故秦州之問
禮問官類虞冠萊彩而舜徵之求貶求剝比唐木夏
鍾斬或益之應筮无妄矣請以芻蕘葑菲獻於膳部
澗毛野芹充午齋食碍膺而欲吐之固自難出空腹

而分食之正自有味亦何異淨社對殮時乎安得轉
供肉食者使嚼破一莖真知此味始信味盡醍醐而
玉卮必漏盡醍醐之味葫瓢堪貯莫輕棄也

朝鮮咏序

歲辛卯有神降於孫氏之室者好言人一塵兩塵前
事說予前身蓋蘇祿忠定王也聞曹東阿後身誤入
而予早出幽谷幸甚顧猶不習作此中人語語出多
費人譯獨楚人袁二袁三蠻語相向往往說丘大丘
大與吾同字長孺不識前身何似人意每在飛而食
壘務口館 卷五

肉故應是遮須國主與予同長海外者也一日騎使
星飛渡鴨綠於時暴鯨方吐朝鮮海外適無奇觀感
而吟嘯翻成奇語歸視潘大潘大不習使問之蘇祿
國王一往比音謂差足配高麗舞耳余在此中久習
此中有箕子演禹洪範後封朝鮮其子孫尚白受采
多文丘大入其國不乃益聰明增睿思聖於詩哉而
譏用夷耶往笑袁家弟兄音殊不缺政爾似此中王
無功白樂天丘大與二袁同調及入朝鮮得一許筠
似陳去非將自抑同陳去非調乎余用海外字譯趙

宋必無此調疎宕悲惋因感彌深或是此中詩聖安所就蠻夷君長而證之潘大聞憮然曰吾敷言此中數當盟主偶忘作哲作謀作聖之自遂夷丘大丘大自此中詩人王長也神語虞大夷亦涎彼典屬國職方言而已不然何由識丘大因命梓敷其言此中此人習箕子應習丘大不恠也

吳詠序

壑公居淨慈之左其祖以居孫太初宛似詞壇詞人爭來盟也而潘景升丘長孺近客其居或誕謂我前

壑務山館

卷五

五

身蘇祿王丘有朝鮮詠景升戲令以夷語證夷王方與爲謔而壑公亦以吳詠求證吳雖蠻夷久入中國壑公雖事竺乾先生貌類慶喜慧比羅什然其詩本十三國風非建安元嘉永徽開元之朔不奉屏鄭哇遠燕儉楚馱放吳歛不入調而用洞庭遊幻名吳詠卽以證其家先生了不中漁梵伽陀也何至強就夷王證明詩法乎昔丘大遊箕子國因疇敷言尚曰鄰聖林屋九洞天不有神禹靈書哉此洪範所出箕子所演而爲疇者也壑公得之吳猶得之洛且欲因

是以聖於詩主中原盟令太初邇閔秦音持以傲袁
丘兩楚人可耳不當問我顧我夷王亦直是石公虛
聲若洞庭廣樂雲璈天鈞之節故自能審知之壑公
向我證故不錯也往清衆謂我壑公事其家先生謹
淨慈祖永明壽師高唱安養生安養勝蓮花內而靈
骨陷凡塚廢蕪中時忽入壑公夢連呼十二者三總
三十六云感而泣尋如唐林之拾帝蛻大得舍利將
所記荆朝鮮三十六人之一耶是壑公正朝鮮人不
妨取夙因合我夙因以前身詩證我前身矣乃若今
壑務山館卷五
六
日則以吳人向吳人以吳歛攻吳歛我其爲他山石
哉

太霞秘笈序

榆谿杜日章先生文人之雄也 國家文武移官若
王威寧越張英國弟信戎銜跼跬而皆射進士策世
不曰武人之雄而疑日章先生乎嘗晝思域中三大
有孔氏釋氏老氏之雄而夕夢三大雄者飛輶太霞
冊授太霞居士之號居士錦帶去跼跬而官六合之
外不家食食茲霞耳三咽乃通三氏分其餘散而爲

八代百家之綺至爲帔爲佩爲輦爲弓爲琴爲箋爲水香麻之錦文通還錦先生不還也六合之內捧珠盤玉敦而來集其精舍四明新都抑首衙官矣而雲杜序焉因命序於瞻子瞻子曰釋氏以射鼓禦象之力名文佛孔氏以舉關却夷之勇任斯文老氏以効鬼殲甲之威稱柱下文史日章先生以破虜冠軍降名王之奇略作文人之雄何疑乎生符白螭白鶴戰用白彪白鎧受采九霞而成五色青與赤曰文彬彬盟主不啻玄真所推紅霞子者矣門人負笈日進爰

壻務山館

卷五

七

強開邕帳借觀鄴架出綠韞赤締貯碧瑤之笈域中行焉尚曰抽子秘思達吾秘旨使證其家行秘書之博聞而洩靈秘於耳學敢乎哉他奇秘無論姑洩三氏之秘鏡源師孔氏而不佞與鏡源同師文敏文穆一炁受黃庭乎黃軒而不佞受陰符於得一炁真人兩一炁真人者同吸祖氣存真理命無岐術矣極之而金剛古有台衡今有烏思見身証空先身略義以視日章將無同此太霞之文八角垂芒而先六畫者乎同此積六畫而成六品積六品而成六十四卷之

文者乎首除居士寄跡權位比於仲居士之雞冠而
聞文章葛居士之虎踞而繪外篇陸居士之龍踊而
工印啟竝九霞之流燁六天之分職匪崇秩也昔有
西夷之人襲西方之伯赫然整旅密人以按不乃武
人之雄而顧闡文謨謚文考曰文之所以爲文斯其
職之特進者歟哲若文之所以爲文而日章先生之
所以爲文者洵矣方彼二氏洞彼十玄均此文心矣
雄哉先生收粟散之王致萬曆於主上收稻麻竹
葦之流取千秋於居士再撫華藏始離權攝一旦炬
壠務山館卷五

八

續慧霞火傳丹霞三大雄其薪盡哉是之謂空玄之
秘太無之宅妄名六籤影流雲笈文始之文炳如蔚
如爲域中式

王平叔旅燕集序

余病結轡火炎大冬而思飲水侍兒遠將簞脯則王
平叔沃我以風人之旨也更問虞氏春秋於我我已
忘春與秋記旅燕時三十年往矣年表雅流爲太復
若士先旅茗不逢人又廿年而逢求仲作比韓詩薦
於本寧今吾未逢平叔先諷旅燕之什蓋茗之雅流

云欲比瑯琊世無二王將猶夫太復之長五湖負屨
自王者歟本寧神王尚詭小巫吾爲之九歌以迎靈
圍青鳥不至卽工如若士且侑三雅而辭二雅不揣
以馬負之唄當焉君房命之曰梵矣夫本寧若士之
不敢自比平叔月旦曰然吾春秋不謂然耶顧吾方
圖作佛芥城以爲年而華藏以爲邑視忝谷一忝耳
平叔旅一忝中量其才翻盈八斗二君持二斗去而
辭以寧寧過自貶損哉顧此一忝寔容安明大岫於
中世所稱須彌山王者 天王於此臨軒而收求仲
壘務山館 卷五

九

行及平叔石渠玉堂惟所旅處祝釐而典大巫求福
而鳴大雅固也亦許我談天其側華梵檀鈞之間出
乎須彌不讓土壤成其無比平叔詎與諸君爭長哉
侍兒曰王先生更有書如山公啟事者出其書索華
袞於鶉衣之子耳向吾所褒其十二章之山乎抑粉
米乎若乃夫日月星辰一字攝之夫子之謂天矣久
則天吾須之不則十二金字煌煌紫袍褫東方虬而
被宋之間異十二章曾不若我春秋一字之褒也

余友湯義序五宗謂茶阿字母卽所叅語然則許慎
乘蘆葉東來耶母更有母四目公之感馬角未若風
氏之畫沙輕重其手子孫萬象而卦爻典籍母焉精
一難傳一貫難悟真一難圖圖之者宗門之○然咄
咄書空無分輕重禽犢輦載之徒有能識一字者乎
松溪子象而懸幘衍而布數握牛首之角而折馬生
之角喜而成聲成文而擊堯壤焉伊川叟不如也世
行來氏之綜陳氏之積子執爻浮海臥花泛湖東郭
之履獨印橋上而行歌而寓言若圯上若天津已耳
壠務山館卷五
野老犯而爭席姑布子卿柳榆其前不校也揚眉示
之曰此吾圖中真象天刑之安可解蓋混然連眉云
因作犯而不校義時丙辰無第一人而已未之第一
人不識一字誰敢犯其鋒者令屈首就試當得第一
然義皇上人惟入不二門之人當之僅與瞿子相視
而笑

陳梁父集序

余家鹽官荷戈人不解持蒙將軍之鋒而祖志高則
與東涯後先競詞鋒世竝有人然未辨是媪獨孕長

男也國師基相鹽於山河兩界云南龍趨海爰止秦
駐宅之冠賢豪而方尼丘闕里游泳文瀾亦且擅邑
名不減昌黎河東也其鈐如此陳梁父鹽產也洞三
墳八索書自筮何林抑長男與史楨回環其書已失
雲杜余復弱喪泉亭矣梁父提挈兩界以八區直八
紘實長震維疏玄凌啓雷電將下取焉幸莫吐去白
鳳養苞九采和六律以應鈐則六丁不得取六子不
敢先國師之獻符也若乃夫海之游龍溯潮而來時
而胥山時而浙水梁父據子牙臺撫龍唇且鍾期我

壘務山館

卷五

十一

堯山藏草序

臞鶴先生以古先生爲師義龍之角也諸義龍爲其
家先生傳語繞而聽者有肯有不肯乃臞鶴先生自
傳自語石且聽焉所言石肯生公法蓋自命云其遊
居蜚遯冲邈閑綽無鄰亦惟是片石堪語耳語又極
玄具卷荷根者反不如石多竅闕堯山矣潘庚生聞
人也採焉比閭丘之於寒拾合四卷許作石聲歌之
衆山皆響瞻子治堯玄用列樂部大司成廣厲儒林

躬藤木之役進於國風有戛拊而不舞者乎鑿竅闢
聰凡耳竝睦哀松放而赤鷹下致足嗜也魯山扣瑛
蛟人裂篴僊騏唳露潛虬唵淵不足齊其音之幽以
清矣若廼夫布行雖短句身無量古先生之伽陀惟
觀音聞石爾何知聽斯弗瑩所頌道德聊以屬聃聃
也其肯之

使粵稿序

往朱邑侯之使粵也郵詩而托之乎杖牝蓋不佞過
庭聞之云大江以西無不則黔戎之什於黃太史也

壙務山館

卷五

十二

者日雕績而趨江鮑徐庾矣其似也豫章之似六駁
也六駁名馬豫章名木木與馬必有分焉惟侯之瞰
肉好稱擘賁適侔巧司化而郢運無跡此其於詩猶
武鄉之流馬也木與馬一也古之人乎不佞蚩蚩邑
人德在蘋末因侯以小和觀風者採之時爲景風及
投壺橫槩而操睢鳩氏之音所謂縉雲之樂咸池備
矣古之人也時不佞鄰邑亦有黃太史也者傳侯世
家若曰太保行河河伯以至文獻而象渙渙之節音
之節也受之以中孚鶴鳴子和侯繼其聲歟雖飲如

不佞安知正始居邑而近吳公子札焉出宰邑而近孤竹君二子焉採薇之咏觀樂之嘆與侯爲三其清風竝可慕也襲其清風與十五國風從事安問齊梁宋斯下矣故木有杖杜馬有四牡朱邑侯之詩之謂也

劉伯堅詩餘序

詩之餘音淺至而儼肖其調瞰隋唐流響錦帷綺席爲金荃蘭畹花間草堂之屬第堪使李令伯家雪兒歌之耳去風騷猶遜安問雅頌惟蜀人庚曜卯君以壠務山館

卷五

十三

八斗之才聊傾一勺如菩薩鬘憶秦娥是其百篇之餘水龍吟漫大江東去是其諸集之餘太白奎文光聯井鬼尚匪我明伯温用修之偶視周柳秦黃關鄭白馬直微星四餘幽幽小宗矣而後乃今有伯堅先生孕雲臺天池之里左庚曜而右卯君拍肩携手恒鴈行也伯堅登高能賦業稱大夫已由虎觀遷虎林乘木鐸揚金聲情至典劇溢而出帝青萬斛不啻侈矣纍纍小璣萬卷之餘猶足問上清之價似風似

騷固也似雅頌惟伯堅似宋似元固也似隋唐惟伯

堅似夷曜似卯君固也屬對必兩古人與之爲三成
伊有象亦惟伯堅或以比於其郡帷席間物堆香奪
錦猶非其似試問鄉人洛下閱者三垣燦燦其似哉
照我金牛之分奎宿後身不離壽星岩畔而太白經
天兩經此地伯堅與我子弟信有緣也繼聲嗣響豈
其餘音正音行余先爲之負弩矣

涉江詩題辭

袁二挾方子公來稱是潘郎弟子問潘郎何得便交
袁二袁三子公爲出涉江詩大有新容亦復慕好李

壘務山館

卷五

十四

公大德乃李忽先有所投何也一片憐花心翻爲此
曹輪轉競來擲小果哉卷中吟贈着壞色衣人二十
三輩是何物人嫵媚得如林姬范月卿否命兩娥纖
手繡之便自有百千種色耶涉江採芙蓉偏得勝蓮
故當不惡若一日千偈逐袁二袁三肇林社熱白榆
社寒如舊盟何幸好一曲薤露送明卿修文地下地
上詞林正爾盡屬潘家然七才子才鬼矣將無藉向
人懺摩綺語卽潘郎受謫仙訣不免驚心捫舌哉半
盜半逍遙才可自娛空望六馬仰秣未似百歲後邀

命命涉八水唱和雅音西方美人那得不更嫵媚

重雕漢雋序

麟有腊繪有殘豈其浮颺於羨門哉古之餘閣也漢人有味乎其言之乎嗜漢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是傳腊武庫而侈遊郊舉殘吳渚而詫縱鑿之類也左謾遷一人餽國語爲雋遷謾固一人餽史記爲雋均動指夫殘腊已耳不自居其雋也可也漢之人皆然微生市醢魯叟批根葛伯攫肉四國奮旅然則嗜炙果在外歟故曰堯言則堯齊咻則齊叔敖習優孟壻務山館

卷五

十五

夫如所否者拔幟胠篋駕言轍合宮遷囚固陰窟旁掠原氏爲盈荷氏爲約則奚之可將可將不可機在漢雋漢雋者猗氏之藉也饗夫擅其膏馥奠掩壺漿食經祭簿求齧於蠹惟是姚邑呂公用察相之洪胄損日食之畸錢指列侯鯖願使升餽雖有曼倩無敢輕割於時諸子咸稱惠均矣何謂惠均惠均之謂可是故若左慈之脯人給焉可也若左慈之祗不可也

張紹和文集序

瑯琊評北地大家視所蓄奇瑤而惜追蝕絲理輒回

面向濟南家矣謂寶敵國波斯胡識之國人不識也
身政自是不識人其家駒賣白雪樓已四壁立推埋
埏下物足一敵槐安國耳域中之大似當竟屬耶那
然信陽以下各操鐵如意俟之張紹和晚出最有名
翻索千尺珊瑚於我我往遊西苑見宮中步障下列
數十小鍤盆正方而施欄中植珊瑚僅四五寸辱緇
塵不復能敵瓊玉問中消由截長而短爲泣下西苑
大家爾爾問我家乎紹卿戲我似卿才恨業已入其
家無由出出亦恨短枝枝撐月佛子家向傳此梵紹
壠務山館

卷五

十六

和那得作寧馨語其如意所觸王家李家已失二尺
許樹令入西苑烽火照積翠池何煩更索於我茲示
我四百六十二條度餘枝固正繁也貴敵犂韃國不
足言於李王之敵何有此猶是詞壇上爭長事顧安
得緇塵不飛又安得不作婦人狀嫵媚殿上無已千
秋爲家使家家作稅不則且助我撐月月旋入海瓊
樓切貝闕柔柯穿網與桂枝相繆常儀偷寶池琉璃
田來奔家且益大網中之色爲白爲黃爲紅爲碧出
迎景風而爲石時後我入宮四十年更列新好者終

附西苑家耳往紹和知撐月語幻供佛子沉香山子
殆欲引傍枝敵清泰國七重欄樹萬回一見便脫錦
袍覆才子呼才子論其家慧業斯微妙音也倘疑珊
瑚鈎詩話乎將見笑於大方之家

劉子小學翼序

繇伊祈氏之命契以翼也而庠以內所設之條竝曰
倫云旣相與爲倫必相與爲對宛周周之羽也而偵
宇偵宙學任其大矣河洛之圖其象如珠結繩而貫
焉迨書契綿絡屬辭比事纍纍乎繁露也而後班固

壠務山館

卷五

十七

賈逵傳毅應詔目以連珠陸機演之司空圖徐鉉晏
殊宋庠繼之綫不絕而明宋子劉子緒之乃宋子
則遜青田劉子矣彼諸子者合璧比玉猶遜其大胡
爲乎急就蒙求之間卽以較峻方之始學少學束顧
之發蒙啟蒙弗倫也續劉子而綴以帝青赤水之珍
者曰蒼溪劉子結繩以來引絲九曲有藻於劉子者
乎垂天偵世異蜉蝣之楚楚矣將浮芥壁靡奚問海
內之千巒而遜於一塾何也曰無何也劉子之書匪

劉蘭之書小學也今夫被髮童子六甲方名之未受

而使作俳偶命以天者未始不以地應也進而網羅
千古蒐獵四庫天上有書若赤芒綠韞地下有書若
冢簡石篆吾記事珠收焉爰駕五車有服有襄兩翼
利載照乘焉入於橋門虎觀爲隘以至文炳乎日月
勛塞乎兩間曾不能出天地之藩而詘應對之節乎
昔曹植之翼小學名以飛龍龍之翼不知其幾千萬
里也領珠之燭際天而止此以小爲大者也劉子之
謂矣嘗謂明良合符而運啟才俊駢驅而成章是故
八翻雙擎青田附鳳而應五百之數六月一息蒼溪
壙務山館不卷五
十八

朱宗遠詩集序

冬春連雪吾臺七戶皆迷詠險韻不成見雪車水柱
思劉乂也乂自許龍烟蒼蒼大於碧翁况復昌黎小
子彼諛陳人佛亦陳人偏不諛佛假令挾命命駕孔
禽御珍服銖衣碧翁者導鶴駟擁而翔空羨之何啻
二鳥劉乂持金自壽兒撫之耳時更有樊生驚以盤

詰聱牙語設遇朱宗遠羨之何啻二子耶其去陳言
憂憂乎以爲難而宗遠顧以爲易連雪壓卷車柱催
折石鼎彫亨矣日壇坵間吞剝殊憐小則借面假手
露機於集句所集至二字以上碎事六帖其儲胥也
光榮迨今能言鸚鵡哉直放臺中一靈人坐而食粟
戶戶洞開反令門外人室之瓠肥自喜宗遠獨役靈
人靈人盡瘁事宗遠應大瘦生曾日給琅玕食一斛
否不然嘔出立肩上皎皎似鳳凰形衰矣衰矣幸善
飼之不聞 上雲日之輝黃河清數十里乎

壙務山館 卷五

十九

據梧集序

武林故無詩文所稱大家者不家於此韓生雅言業
荒於嬉武林有西子湖冶而羣遊嬉焉一語及詩文
膚粟起曰彼視肉且頑麻不仁安得輒捧心效冶人
之顰哉爲書揭市門某某是也甘之者與里兒絕合
組成文遊大人以幾成名名未成骨乃朽里兒更指
目笑曰幸甚藏疾不仁之肉化野土矣嬉如故取所
合組者觀之天吳紫鳳顛倒其上衽袷齊武連於喬
文之不成名之不成也此夫視肉而荒於嬉者耶武

林張維光及不佞一二兄弟盟於西子湖放魚鳥爲
樂讚佛不稱詩翻五竺之經不言文今所傳文集詩
集者自據梧得之華胥之嬉當異武林文通握錦離
合成文明光旣裁定有所指劉子威以大名歸之久
矣不佞不仁萬象遇之無色卽逢西子美者自美藉
令據槁梧而成新宮之銘山玄卿政爾罔測所繇何
問不佞哉東海屠緯真大人也維光遊而問之天選
子形管骨有經瞋斯夢夢斯吟外神勞精以求免乎
不仁將可免乎不可免乎嚴休之於豎白侯芭之於
壺務山館

卷五

二

太玄蓋緯真屢嘆之矣

西湖草序

鳳凰山趾虎洞之溪不佞浮家繫焉山半隸仁和其
椒俯西湖於時春霖湖波上六橋城潦失六井樊侯
是以有秕言則鴻鴈之比音也已民免於秕則思忠
孝穀之緬懷吳胥宋鄂明之于傳蓋詩教興焉邑故
無詩獨客兒康樂聊一吟若宋駱裨官采之耳彼所
稱廣大教化主風遠矣猶之曰俗夫戴啟明而方圓
竝畫不廢麗詞尚儕於俗是白傳者故俗吏也誰當

不俗嗟乎大雅久不作矣意者其在斯乎茂秦有言
半爲白半爲甫七劑和焉時乃大大哉樊侯斯其爲
雅模乎孝標小而靡逋盜小而陋新民之就模者小
而期於大不俟至不類哉而就藩守濟南瑯琊之模
時謂中原白雪且辱瓶花况復盛藻五石之瓠無所
用之惟侯善於用大歛長庚文星光焰萬丈併入杜
治堪儷若華安問月露桂子邑千餘年鷺嶺之巍步
也西湖諸什遙逼西清明聖旣逢賡歌西苑將此什
始基之矣

壘務山館

卷五

三十一

邵潛夫十體詩小序

詩緣情人雅言之然有不必情者集句之流至集句
之半或裂數字而餽飭焉情於何緣而其人心自好
之好亦情也是詩必緣情矣物之有體者多無情如
水石而無體者率有情若鬼神潛夫十體之詩體耶
情耶其技雲栖詩體先國風而情洽象王請以象喻
象具百獸之體而復有情所稱藏牙療疾服猛威敵
舞中音而御中禮者聖人立以盡意潛夫之象如此
蓋情附於體者也予早識濟南瑯琊晚交雲杜四明

皆尚體要而饒才情潛夫屬情雲杜具體雲杜吾亦
願交如雲杜顧久病謂忘體如木石茲忽評詩將木
籟石言者矣情耶體耶

南餘草小序

客卿徧讀三聖人書日月五星羅心曾矣釋之綺道
之華儒之章其徒數十人寄錦於夢摩詰香山一縷
耳若乃夫南方之學周南召南者乎棗栢有言南無
之矣南叅而有餘意者其南華歟伯雨品東華曰道
華庶在二華之間錦心綉腸不成綺業重離六爻徧
攏務山館卷五
三十一
正回互則三聖人之心哉古之人古之人其惟三聖
乎客卿其餘乎

南遊詩小序

印慈居南屏不得不吟猶鶴之不得不唳吟過烏鵲
橋聲聞於湖天或疑是太初高士向失鶴也鶴乍依
吟壇未盡其聲一日開籠失去乃今只在此山中印
慈令威哉念佛念法如鷓如鶴音字並可譜而鶴唳
獨不可譜惟鶴與鶴自相通耳不知本寧仲醇何事
能通鶴唳謂差似遁休寒拾倘一清則決不可及而

其則亦復不遠余聞之恍遇介葛盧矣恨太初早失
之徒使玉靈夫子先登山志也

湖山詩選序

予讀書林接西子湖少伯之於西子若司空之於韋
娘也已占漢瑞知明聖在水僊王上其境漸入漸佳
不可選矣况復詠斯境者道分修邑乘幔亭徐燠採
而選之從予遊若王宇謝兆申皆燠鄉人間亦寓目
予難以尊羹易海錯之嗜時赤山徐生志選詩不得
烏山三徐選焉增十之七大抵多明人此湖攬舟以

壠務山館

卷五

二十三

來幸不辱李斯之篆顧應瑞者豈少冰玉而僅元和
之章孝標標子碣耶客兒寓杜治吮乳後卽呼吸湖
光不得稱夏陽人才一首壓卷耳第時品藻之徒胷
中九曲不欲爲十景下遇三徐而吐氣幸矣湖志師
田氏徐田倩也田故文昌星精視白氏以蓬萊伯主
小蓬萊蘇氏以木狼宿主金牛宿其位彌高其宅相
似之傳一家言壓倒二章卽逢燠等尚得充羽風賓
雲之選將明人十倍於往矣如予倚門照影使西子
不潔仁聖光沉非鬼非神梵唄自喜刪之則無愧人

不其然選者亦無如之何

孝經通言自序

子七十而縱言孝也蓋申性之擥而揅貫六籍之緯也於以稱詩之蔽詩也於以徵書之蔽書也於以敬之蔽禮於以和之蔽樂也於以訊無上於以訊無法於以訊無親之蔽春秋也乾而父坤而母郊而復享而剝於以通神明於以齊死生之蔽易也籍有六一言以蔽之曰孝聖人以天地之經經六經而孚萬生之大經也班史曰夫子歿而微言絕不絕也魯宮之壘務山館

卷五

三四

妖音貴而微言絕絕也幾幾乎之其所黃玉而妖焉之其所玄圖而妖焉之其所赤烏而妖焉之其所紫麟而妖焉之其所金絲而妖焉絕也舜其大孝也歟舜歿而邇言絕絕也服鷓子屢言之服鷓子屢言之也斬不絕也

雲門游紀引

貞父牽絲楚何自釋而越游羣望衆壑收爲酒資勝具寸組安能繫傲吏耶其言曰入林道自尊此獨柯山片石差可語耳尚不中雲門蒿枝况復王謝輩幾

許侏儒耶貞父業稱林中尊貴當盡摩古今侏儒之
頂詩紀出寧讓宛委藏書一頭地乎吾且出手聊扶
此墮

鄭子測莊題辭

闡編郎周不測人也周亦不自測周其言曰周之夢
爲蝴蝶歟蝴蝶之夢爲周歟不自測周也而鄭子測
之圭耶蠡耶勾股耶弧矢耶長短之綆耶周以遊眩
測者詞之游至於必不可測而身之游至於校弁收
縲相禪馳都市吾不測其馬牛耶犯人之形而人耶

瓊務山館

卷五

三五

測周以遊辟麗王何矣鄭子法服法言以寓易遊身
爲度而測周其見周也一以爲竺聖一以爲家丘不
得已而言言莫若寓寓莫若庸是故遊之乎和平汲
之乎冲淵契至道哉時謂不測時謂不測之測周遇
周也鄭遇鄭也周遇鄭鄭遇周也交臂而失失迺恒
得不然者七十二鑽墨斯測矣周耐曳其尾乎聃猶
龍孔之不測測也周猶龜鄭之不測測也異乎鷓鴣
周而測以遊之測也始周夢違元君遊混沌化鳥足
之葉栩栩不知鄭子板玉靈於睡鄉守葉待胥而占

之祝曰胥來子休乎得已乎其不得已乎已而已而
二蟲何知矧可度乎據槁梧而寢作睡記齋子轉以
測鄭也

歷朝捷錄序

齋子演陰符曰宇宙在乎手手節十二歷大撓所作
之枝上下百王其如視諸斯乎言捷也顧子而紀紫
宙之歷當巨靈一節耳往古來今於是乎在雖然正
五德閏五德初三皇中三皇何以稱焉一元作鄂之
世中小指之二節而不逮也有遺指也由夫玉券十
壘務山館入卷五

二十六

華漆玄竹青不勝淫而夏蟲億士蟬蛸終古吾用旁
羅闢其捷以喻列虞琴臚夏鐸陳商燹周鼎於新宮
而歷戛之音古音也器古器也音一音也器衆器也
上演而皇逸靈作下演而人渾物敦有蔽無度安遺
指哉顧子明之聞人生上虞錄虞書生夏蓋錄夏書
孟宅錄漢蘭風錄晉檀燕錄宋越州錄唐宋與元若
乃鳳鳴玉京不知何年自開皇及明具錄也而規
百四十八里之內百四十八里於赤縣爲稊米彼以
稊米窮宙寧不以薄蹠窮宙者乎宛委石匱顧子之

笈禩也有赤珪如日碧珪如月坐照萬期延而極乎
無終因是以盡老神無生之性丹絳運寸二儀生死
其中鼓一息以見易其捷也如亥亥猶之蹇而况蠖
行五際于百年之祿者歟是故瞻子屢嘆之

傅仲執五經小言序

潘庚生據西冷一片石傅仲執後來分坐朱太復先
占石角飛樓不慧就語笑曰此定可拜非石丈故是
石經所謂鴻都行石經仲執堪語宛似北齊陸生矣
不慧往與太復庚生作五經語壹建大言言易則老

壘務山館

卷五

三七

神之性言詩則孟康之際言書則帝魁之候言禮則
玉帶之圖言春秋則繁露之夢蓋太復便便經經幽
詭刺焉傅子云五經文章之淵府其後長虞爲之詩
其後仲執爲之言小言也而大是故浴漚可以測淵
式窳可以量府斯傅氏專修之家業也傅氏取人重
以三科曰神取曰言取曰事取取仲執之言明試以
事縱橫紛綸質之三王施之四海可也如以稽神必
從吾言仲執而亦知分坐之石乎祖龍以繫舟擊而

星星咸陽之色青其無乃命之歟善五經者不言五

經抑謂我石言於越耶在地成石在天成星維斗之
五摘以屬經太史占之時爲古訓屬傳說矣王求多
聞不言有厥咎茲惟小言實良於言言惟服試之哉
王不言而思何以得說說之先資以形不以言則何
也其後爲仲執仲執以言言而試則何以占也蓋不
慧刺允南五經論而察大小之致淵府於無言者矣
仲執故經神旣得聞此言也於我神取焉嘿然定石
交而去

謝伯元制義序

攏務山館 卷五

二八

瞻子應旂之詞人謂之瞻故稱瞻焉夫瞻惡辨色也
青與赤文赤與白章色也而瞻惡辨辨鄰虛歟辨罔
象歟辨頡目之窮歟聞謝伯元之索瞻子也不以目
進文章焉儷白苧而有副曰子辨之矣有瞭士於此
左瞻明而矚伯元之文不見青赤右庇明而矚伯元
之章不見赤白退而言龍乎穗乎將濠毫乎繩乎契
乎抑西之檀乎彼其赤水我乃爲離爲朱乎瞻子聞
受篚板著三筮三吉曰是異色也而何索是且子太
素焉是且孫太玄焉是且僕太極闡編郎焉素謂之

色玄謂之色極謂之色官官渺渺窅窅宏宏謂之何哉瞻子辨之筮矣原筮遇離文與章皆有赤也伯元當其六五時爲焦思載筮遇鼎離赤而巽青文之象也伯元當其九三時爲雉膏行塞三十旣筮遇革兌白而離赤章之象也伯元當其九四時爲改命立言十九爻歟異哉瞻士所以昏昏瞻子所以昭昭昭不勝昏昏乃故勝昭卽伯元應旂而起謚同瞻子行遠乎哉無亦鼓缶而歌歌於藏意之府以占黃離天下辨其中色無亦大烹而食食於不炊之鼎以占玉鉉

天下辨其符色無亦治曆而明時明時於大明之時以占虎變以占豹變天下辨其炳然蔚然之色於伯元何有而伯元不願也裁姬烏綴子衿文其所文剝狐裘接蓉裳章其所章天吳紫鳳顛之倒之夢錦戲繒割之裂之以眩橫目之民盲史恥之我亦恥之伯元寧渠好之集之改而爲之乎必不然矣

譚孟恂聊齋時藝序

予龍月之館在白鷺洲洲北爲鶴渚新有聊齋是譚孟恂養鶴處孟恂寄懷無作不與逋元同好也與予

不相往還而逢之社中又逢之慙老筵下因扶藜往
詣崔翹一足門外支門非竹非石排之有聲門內乃
故無聲是後予抱渾沌末由揭三毛七孔相印矣往
壑公乞孟恂文取泉符禁彈水禽人讀之長潛兒玫
瑤語我孟恂他文非但動人一情政爾七情俱動更
復見性汗下也出近義觀我我便自憬然於十八悟
不知第幾知汗下由愧耳愧負綺語名而不綺且多
妄孟恂標樹獨真玄構綺逸知非支郎抑太極闡編
郎耶逍遙新理近屬孟恂奕奕鄰光逼人矣所云風
壑務山館

卷五

三

兩交集殆是神來此神何狀將無玉齒珂眉丈六八
尺乎不以相見尚墮義學卽丹霞蒿枝亦自難拂試
問慙老母徒以帝青彈雉鴈令諸天掩袂玫瑰瑤曰鶴
渚出一度世宰官勝崔勒那化人幾倍此來殊不惡
尊無乃稱

卯辰綺合序

上經垣緯輿值卯辰增解額焉市樓停梭罷繡觀者
屈指九回而背立鼓猶填填則錦標導彩幣從者又
七人相與驚艷化工手織成許錦心繡腸男子蓋不

獨漸江爾爾矣乃迷五色者忽收假元在正額在榜
首將化工慚之或轉以刺天孫也天孫若曰角至心
次卯辰惟心爲重華亦名華心而亢攝獄訟安得無
此假元之獄若乃夫華心英英合爲衆綺化工不拙
我亦不於此呈巧顧還錦人日色自迷藉學製者合
星彩成鳳紋蟬翼彰明天子之經緯耳余中表陳指
衡與翁我生之綺合而合卯辰之綺將無恥與光祿
同夢者乎夫假元假人之綺操以自獻還之杜趙無
綺也卽裂錦而還之景陽乞巧而還之靈匹無綺也

惟自出機杼而綺成與世綺無合者無弗合者卯連
辰而合固矣至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卯辰與申子亥
未合引而前與紫宙之色合推而後與玄劫之色合
奚獨合指衡與我生而稱黃絹之口聲聞於天凌霞
曳綺復與天孫之帝縷七襄合媚遊女云乎哉身爲
化工化工在手貫華之線云所不還者非汝而誰斯
之謂華心如足而後蒼龍之闕滿如是而後金龍之
獄空

不佞三歲許乍夢遊武夷已乃好檢怪牒皇人八角
字至運楓天強諷魯儒語不多解身亦自晒侏僂况
復餘子也以貧稍就人乞一艇食楚材方十三四與
其從子芳行艇市樓髮才可隱眉學語多肖自其晬
盤所取當亦是規矩物仲兄文學又繩以厚蓋其檢
也不佞因汰諾臯論無鬼卽楚材名槐輒爲汰而已
附焉相與婆娑吳家雙樹下吟諷可三年便欲釋形
骸都忘爾我矣時未離經人已謂楚材青出於藍此
語非也吾乃故白楚材近以青一時旋作蔚藍色耳

楚材翻從吾白稱夷白吾又去而入玄先後貢偶竝
第四人復謂楚材傳吾鉢此語非也吾頃以澹然無
得令傳鉢當成四依小亦當四果比行楚材語十三
路莫不應規應矩中繩及墨法魯儒者政爾得四簋
食四瑚爲侑尊彝鼎鼐惟享安用向不佞鉢和羅分
衛搏飯哉獨笑往持無鬼楚材取魁名實焉益以從
子吳家雙樹竟兆林家三年食艇差不素飽因是以
稱不佞楚材童子師無不可也記爲郎時春卿欲遣
試一路士或泥之曰夫夫奇毋令弟子顧而化乃寢

不遣茲楚材之帙在幾顧而化者歟曇華藥笈枝葉
之言時以繪仲尼雕題臯顛圩頂盤紺螺腰以上下
化丈六尺不佞家直是莊嚴空王於素王初未始少
施點絢也非楚材誰爲明之異日楚材以其家言及
第不佞或當豁爾心空將復濫得及第名爾許人偏
說楚材衣鉢傳我若語詎可信否雖釋形殼忘爾我
無同無異正有爲相何似奉楚材獨爲第一人我故
不失向四依四果也

方若淵玉岑草引

堪勝山館

三三三

瞻子謂瞻想室兒函而進方若淵新藝其容贊然
曰玫瑰前執玉乎一何恭也已啟睽逼視之英玄幾
失其官晶晶乎琉璃之田萬里八騫分華焉是爲神
瑛非玉清琅霄之人無能過而問價者宜寄玉岑尋
月路拾飛雞之遺於仙靈隱窟間矣唐舉子津津蟾
窟至欲奪而歸併羽衣一部掇之夫其君幻遊奏曲
素娥傍世已大駭安得探丸採珠視此一輪玉乎惟
若淵圓靈無眵摘世界同掌中果觀此晶晶墨點中
者猶掇之矣 主上愛寶罄真丹沾焉不當半值其

韜光隱窟玩弄懷袂一再秋耳玫瑰瑤曰夫子稱若淵於貞父貞父許以連城曰是昔人也今非昔人今無價矣

程墨選序

此上示之式而中式中瑤之式者也繇示式至今如夜醮市幾鮑車矣而枯魚宿腊反名鮮新故湯韓諸子且尊俎吾先友焉譬之三唐已晚不容復畫大年禹玉藝六代以爲新然歟不耶乃殊不盡爾憶神

宗癸未之試余文敏公期傳衣鉢心苗軋違式鼎元

世務山

三十四

是式一開卷而接蓮池師書云正狀元策時發我

之書大駭其語遵式彌謹然竟以藝陳枯宿落夾也

茲泰昌天啟新新繼統必有新式式之者終繼吾志

蓮師詎無意乎

丁叔子制義序

漳溪丁叔子吾倩之兄亦倩之師也蓋以經授之而其經卽吾所受之馮子者曲臺有人不孤矣陶周望語我王唐瞿薛無他技中曲臺所稱君臣父子之鵠耳飲羽者必飲鵠之羽羽及鶴列之外或五步貫虱

十步穿雕非中也環鵠之棲而洞餘地焉亦非中也
仰而落霄間之九鳥與平睨而棲一鵠之棲等之命
中矣有越志哉吾藏其語今得之叔子所謂中鵠者
乎夫文之縱橫傍溢若流矢四飛令觀者目眩神搖
令有生鵠必鼓翼而喜何者不相直也故司馬之鼓
喑叔子擬四子言不出澤宮之張弛矍相之儀節鵠
棲於革神棲於鵠審固已耳發無全鵠鏗鏗之音與
鳴鳴應何必注目霄間殞若木之鳥哉王唐瞿聶技
若是止矣往吾傳斯技於馮子幸入穀名列第四
其孫與吾弟子杞皆第四人以爲鈿也音不成第
一將環鵠而及餘地者歟今天子每祠太乙重禮
之始又勤撻伐將以射義擇士叔子射策必且第一
倘落第二人是兩丁稜吾知唐箏之不爲齊瑟也引
季倩升音旨流便聽者若曰相等然孰敢與叔子相
等慮曲臺之孤若射之有耦而已

呂氏文綫序

吾國嶼人緒永興由三江來隱兩湖間水亭外亭長
呂先生者吾玉繩弟也吾知玉繩以謝傅家媪媪有

林下風往來呂傅家女侍予伯每留依女曰視汝家
阿大乃可方呂郎殆兩璧人也後遇玉繩各通謝媪
語旣附驥車則車有擲果當分食之已驅入盧枕遂
夢多可憎及遇呂先生而知呂傅家積玉之林也吾
兒攻瑤望白虹三江之表倘通西王母語將云汝穢
質難近然先生顧餘進之孫陽附玉花驄且附驥車
乎憶蔡陽公曾使序漢雋茲一編具足明雋虹之繫
天其引彌長那得便云不絕如綫耶吾鑒遂謝媪強
來序鑄漢雋在門一定在吾亭一談一



